說文新語

世說新語卷三之下

宋劉義慶撰

梁劉孝標注

政事第三

陳仲弓爲太邱長時吏有詐稱母病求假事覺收之令吏殺焉主簿請付獄考眾姦仲弓曰捨罪莫大考求眾姦豈復過此陳仲弓爲太邱長有劫賊殺財主主者捕之未至發所道聞民有在草不起子者問車往治之主簿曰賊大宜先按討仲弓曰盜殺財主何如骨肉相殘陳元方年十一時（陳紀後漢時。賈彪有此事。不聞寔也。）候袁公（袁宏漢紀曰寔爲太邱其別見。）袁公問曰賢家君在太邱違近稱之何所履行元方曰老父在太邱彊者綏之以德弱者撫之以仁恣其所宻而益敬（袁宏漢紀曰寔爲太邱其政不嚴而治百姓敬之）袁公曰孤

往者嘗爲鄴令正行此事不知卿家君法孤孤法卿父檢眾僕諸公未知誰爲鄴令故闕其文以待通識者元方曰周公孔子異世而出周旋動靜萬里如一周公不師孔子孔子亦不師周公

賀太傅作吳郡初不出門吳中諸強族輕之乃題府門云會稽雞不能啼環濟吳紀曰賀邵字興伯會稽山陰人祖齊父景並歷美官邵歷散騎常侍出爲吳郡太守後遷太子太傅

賀閒故出行至門反顧察筆足之曰不可啼殺兒於是至州牧故下請孫皓然後得釋

諸屯邸檢校諸顧陸役使官兵及藏逋亡悉以事言上罪者甚眾陸抗時爲江陵都督吳錄曰抗字幼節吳郡人丞相遜子孫策外孫也爲江陵都督累遷大司馬荊州牧

山公以器重朝宰年踰七十猶知管時任虞預晉書曰山濤字巨源河內懷人祖本郡孝廉父曜冤句令濤孤而貧少有器量宿士猶不慢之年十七宗人謂宜爲帝濤當與景文共綱紀天下者也帝戲曰卿小族那得此快人邪好莊老與嵇康善爲河內從事與石鑒共傳宿濤夜起蹋鑒十今何等時而眠也知太傅臥何意鑒曰宰相三日不朝與尺一令歸策君何慮焉濤曰咄石生無事馬蹄閒也投傳而去果有曹爽事遂隱身不交世務累遷吏部尚書僕射太子少傅司徒年七十九薨謚康侯

貴勝年少若和裴王之徒並共宗詠有署閣在曰閣東有大牛和嶠鞅裴楷鞅王濟剔嬲不得休王隱晉書曰初濤領吏部潘岳內非之密爲作謠曰閣東有大牛王濟鞅裴楷鞅和嶠刺促不得休竹林七賢論曰濤之處選非望路絕故貽是言或云潘尼作之文士傳曰尼字正叔滎陽人祖勗尚書左丞父滿宇原太守並以文學稱尼少有清才文詞溫雅初應州辟終太常卿

賈充初定律令晉諸公贊曰充字公閭襄陵人父逵魏豫州刺史充起家爲尚書遷廷尉聽訟稱平晉受禪封魯郡公充有才識明達治體加善刑法出此與散騎常侍裴楷共定科令斷除密網以爲晉律薨贈太宰與羊祜共咨太傅鄭沖王隱晉書曰沖字文和滎陽開封人有核練木情虛寡欲喜論經史草衣繩袍不以爲憂累遷司徒太保進太傅沖曰皇陶嚴明之旨非僕闇懦所探羊曰上意欲令小加弘濶沖乃粗下意續晉陽秋曰初文帝命荀勗賈充裴秀等分定禮儀律令皆先咨鄭沖然後施行也

山司徒前後選舉周遍百官舉無失才凡所題目皆如其言唯
用陸亮是詔所用與公意異爭之不從亮亦尋爲賄敗晉諸公贊曰亮
字長興河內野王人太常陸父兄也性高明而率至爲賈充所
親待山濤爲左僕射領選濤行業既與充異自以爲世祖所敬
選用之事與充每不得其所欲好事者說充宜授心腹
人爲吏部尚書參同選舉若意不爽事不得諮可不召公與選
而實得敘所懷充以爲然乃啓亮忠無私濤以亮將與己異
又恐其協情不允累啓亮可爲左丞相并選官才世祖不許濤
乃辭疾還家亮在職
果不能允坐事免官
嵇康被誅後山公舉康子紹爲祕書丞山公啓事曰詔選祕書
有文思又曉音當成濟公業也猶宜先作祕書郎詔曰紹如此便可
爲丞不足復爲郎也晉諸公贊曰康遇事後二十年紹乃爲壽
所拔壬臨晉書曰時以紹父康被法選官不敢舉紹容恣公出處
年二十八山濤啓用之世祖發詔以爲祕書丞
竹林七賢論曰紹字延祖雅
容將斷褐故容之於壽自不
公曰爲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況人乎王隱晉書曰紹字延祖雅有文
才山濤啓武帝云云
王安期爲東海郡南太守承沖淡寡欲無所徇尚棄遷東海內名士傳曰王承字安期太原晉陽人父湛汝

史爲政清靜吏民懷之避亂渡江是時道路寇盜人懷憂懼承每遇艱險處之怡然元皇爲鎮東引爲從事中郎
盜池中魚綱紀推之王曰文王之囿與眾共之小史孟子門人宣王問文王之囿方
七十里有諸若是其大乎對曰民猶以爲小也王曰寡人之囿方
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也曰文王之囿芻蕘者往焉雉兔者
民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今王之囿殺麋鹿者如殺
人罪是以四十里爲穽於國中也民以爲大不亦宜乎
何足惜
王安期作東海郡吏錄一犯夜人來王問何處來云從師家受
書還不覺曰晚王曰鞭撻常越以立威名恐非致理之本呂氏春秋
曰宿越者中牟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莫如學也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宿越曰請以十
五歲人將休吾不敢休人將臥吾不敢臥學十五歲而爲周威公之師也使使送令歸家
成帝在石頭晉世譜曰帝諱衍字世根明帝太子年二十二崩任讓在帝前戮侍中鍾
雅晉陽秋曰讓樂安人漢成陽景王彥貴潁川長社人魏太傅鍾繇弟仲常曾孫也少有才志累
遷至侍中右衛將軍劉超晉陽秋曰超字世踰琅邪人漢城陽景王
孫封臨沂慈鄉侯遂家焉父徽爲琅

邪國上將軍超爲縣小吏稍遷記室掾安東舍人忠清愼密爲
中宗所拔自以職在中書絕不與人交關書疏閉門不通賓客
家無擔石之儲討王敦有功封零陽伯爲義興太守而
受拜及往還朝莫有知者其愼默如此遷右衞大將軍帝泣曰
頭中人密期拔至尊出事覺被害事平之後陶公與讓有舊欲宥之許柳許氏譜曰
尊雅別傳曰蘇峻過主上幸石頭雅與劉超並侍帝側臣衞與石頭斬超雅
柳字季祖高陽人祖允魏中領軍父猛吏部郎劉謙之晉紀曰
柳妻祖逖子漁女蘇峻既招祖約爲逆約遣柳以眾會峻既克京
師拜丹陽尹後以罪誅兒思妣者至佳諸公欲全之許氏譜曰
永字思妣若全思妣則不得不爲陶全讓於是欲宥之事奏帝曰讓是殺我侍中
者不可宥諸公以少主不可違并斬二人

王丞相拜揚州賓客數百人並加雷接人有說色唯有臨海
一客姓任語林曰任名顯時在都豫王公坐及數胡人爲未洽公因便還到過
任邊云君出臨海便無復人任大喜說因過胡人前彈指云蘭
闍闍羣胡同笑四坐並懌者雖疎交常賓一見多輸寫欵誠

自謂爲導所
遇同之舊暱

陸太尉詣王丞相咨事過後輒翻異王公怪其如此後以問陸
陸玩別傳曰玩字士瑤吳郡吳人祖瑰父英仕郡有譽官至尚書左僕射尚書令贈太尉陸曰公
長民短臨時不知所言既後覺其不可耳

丞相嘗夏月至石頭看庾公庾公之遷事天下亦未以爲允殷羨言行曰王公薨後庾
遇收捕者於途慨然歎曰卿輩自是網目不失皆是小道小善耳至如王公故能行無理
事謝安石每歎詠此唱庾冰代相網密刑峻羨時行
所長羨曰其餘令績不復稱論然三捉三治三休三敗丙吉問牛喘似不爾嘗從容語冰曰
丞相末年略不復省事正封籤諾之自歎曰人言我憒憒後人
當思此憒憒徐廣歷紀曰導阿衡三世經綸夷險政
務寬恕事從簡易故垂遺愛之譽也
陶公性檢厲勤於事晉陽秋曰侃練核庶事勤務稼穡雖戎陳
武士皆勸厲之有奉饋者皆問其所由若
力役所致輒喜慰賜若他所得則呵辱還之是以軍民勤於農
稼家給人足性纖密好問頗類趙廣漢嘗課營種柳都尉頁施

盜拔武昌郡西門所種侃後自出駐車施門門此是武昌西門
柳何以盜之施揖怖首伏三軍稱其明察侃勤而整自強不息
又好督勸於人常云民生在勤大禹聖人猶惜寸陰至於凡俗
當惜分陰豈可遊逸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又老
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而不敢行君子當正其衣冠攝以威儀
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邪中興書曰侃嘗檢校佐吏若得撐
蒲博奕之具悉以投之曰撐蒲老子入胡所作外國戲耳圍基堯舜
以敎愚子博奕紂所造諸君國器何以爲此若王事之暇患已
邑者文士何不讀書武上作荊州時敎船官悉錄鋸木屑不限
何不射弓談者無以易也作荊州時敎船官悉錄鋸木屑不限
多少咸不解此意後正會値積雪始晴聽事前除雪後猶溼於
是悉用木屑覆之都無所妨官用竹皆令錄厚頭積之如山後
桓宣武伐蜀裝船悉以作釘又云嘗發所在竹嘗有一官長連
根取之仍當足乃超兩階用之

何驃騎作會稽晉陽秋曰何充字次道廬江人思韻淹通有文
義才情累遷會稽內史侍中驃騎將軍揚州刺史贈車騎將軍統府詠曰存字道長會稽山陰
司徒謚曰宣存弟蜜作郡主簿孫人也祖陽散騎常侍父偉州西曹存
幼而卓拔風情高逸歷倫學長史尚書吏部郎范汪基品曰蜜字道宗有人倫鑒識遷
仕至郡功曹以何兒客勞損欲白

斷常客使家人節量撰可通者作白事成以見存時爲何上
佐正與蜜共食語云白事甚好待我食畢作教食竟取筆題曰
事後云若得門庭長如郭林宗者當如所白晉陽秋曰秦別傳曰秦字林
宗有人倫鑒識遷品海內之士或在幼童或在里肆後皆成英彥六
十餘人自著書一卷論取士之本末行遭亂亡失汝何處得此
人蜜然是止

王劉與林公共看何驃騎看文書不顧之晉陽秋曰何充
尚不同由此見識於當世王謂何曰我今故與林公來相看望卿擺撥常務
應對玄言那得方低頭看此邪何曰我不看此卿等何以得存
諸人以爲佳

桓公在荊州全欲以德被江漢恥以威刑誚物溫別傳曰溫以
州遷荊州刺史在永和元年自徐州竟和百姓安之令史受杖正從朱衣上過桓式年少從外來
式桓歆小字也桓氏譜曰歆字叔道溫第三子仕至尚書云向從閣下過見令史受杖上捎

眼作根
簡文起提行

雲眼下拂地足意識不書桓公云我猶患其重簡文爲相事動經年然後得過桓公甚患其遲常加勸勉太宗曰一日萬機那得速尚書皐陶謨一日萬機孔安國曰幾微也言當戒懼萬事之微山遐去東陽王長史就簡文索東陽云承藉猛政故可以和靜致治東陽記云遐字彥林河內人祖濤司徒父簡儀同三司遐歷武陵王友東陽太守江惇傳曰山遐爲東陽風政嚴苛多多任刑殺郡內苦之惇隱東陽以仁恕懷物遐感其德爲微損威猛殷浩始作揚州浩字淵源陳郡長平人祖識濮陽相將軍中興書曰建元初庾亮兄弟何充等相尋劉尹行曰小欲晚便使左右取襆人問其故答曰刺史嚴不敢夜行謝公時兵厮逋亡多近竟南塘下諸舫中或欲求一時撿索謝公不許云若不容置此輩何以爲京都續晉陽秋曰自中原喪亂民離本域江左造創豪族幷兼或客寓流離名籍不立太元中外禦强氐蒐簡民實二吳頗加澄檢正其里伍其中時有山湖遁逸往來都邑者後將軍安方接客賊人有於坐言宜糺舍藏之失者安每以厚德化物去其煩細又以强寇入境不宜加動人情乃答之云卿所憂在於客耳然不爾何以爲京都言者有慚色

王大爲吏部郎王忱王恭已見嘗作選草臨當奏王僧彌來聊出示之僧彌王珉小字也珉別傳曰珉字季琰珉弟人丞相導孫中領軍洽少子有才藝善行書名出兄珣右軍遷侍中中書令贈太常僧彌得便以己意改易所選者近半王大甚以爲佳更寫郎奏王東亭與張冠軍善張玄已見王既作吳郡人問小令曰續晉陽秋曰王獻之爲中書令王珉代之時人曰大小王令東亭作郡風政何似答曰不知治化何如唯與張祖希情好日隆耳

殷仲堪當之荊州王東亭問曰德以居全爲稱仁以不害物爲名方今宰牧華夏處殺戮之職與本操將不乖乎殷答曰皐陶造刑辟之制不爲不賢古史考曰庭堅號曰皐陶舜謀臣也舜舉之於堯堯令作士主刑孔子自魯司空爲大司居司寇之任未爲不仁家語曰孔子自魯司空爲大司寇七日而誅亂法大夫少正卯

鄭玄在馬融門下融自敘曰門學無常師大將軍鄧騭召爲舍人棄遊武都會羌虜起自關以西道斷融以謂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況融以通人而不爲何則生貴于天下也豈以曲俗恥尺爲羞滅無限之身哉因往應之爲校書郎出爲南郡太守往應三年不得相見高足弟子傳授而已嘗奔喪歸葬玄能解惑言玄能者融召令箕一轉便決衆咸駭服及玄業成辭歸鬻而融有禮樂皆東之歎高士傳曰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八世祖崇漢尚書玄別傳曰玄少好學書數十三誦五經好天文占候風角隱術年十七見大風起詣縣曰某時當有大災至時果然智者異之年二十一博極羣書精歷數圖緯之言兼精筭術遂去吏師故兗州刺史第五元先就東郡張恭祖受周禮禮記春秋傳周流博觀毋經歷山川及接顏一見皆終身不忘扶風馬季長以英儒著名玄往從之參考同異季長后戚嫂於待士玄不得見在左右自起精廬既因紹介得通時涿郡盧子幹爲門人冠首季長又不解剖裂七事玄思得五子幹得三季長謂子幹曰吾與汝皆弗如也季長臨別謂玄于曰大道東矣子勉之後遇黨錮隱居著述凡百餘萬言大將軍何進辟玄乃縫掖相見玄長八尺餘須眉美秀容宮甚偉進待以賓禮授以几杖玄多所匡正不用而退袁紹辟玄及去餞之城東欲玄必醉會者三百餘人皆離席奉觴自旦及莫度玄飲二百餘桮而溫克之容終日無怠獻帝在許都徵爲大司農行至元城卒恐玄擅名而心忌焉亦疑有追乃坐橋下在水上據屐齒果轉式逐之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而據木此必死矣遂罷追玄竟以得免馬融門人親傳其業何猜忌而行鴆毒乎

委巷之言城夫人之子

鄭玄欲注春秋傳尚未成時行與服子愼遇宿客舍先未相識服在外車上與人說己注傳意漢南紀曰服虔字子慎河南滎陽人少行清苦爲諸生尤明春秋左氏傳爲作訓解舉孝廉爲尚書郎九江太守玄聽之良久多與己同玄就車與語曰吾久欲注尚未了聽君向言多與吾同今當盡以所注與君遂爲服氏注

鄭玄家奴婢皆讀書晝嘗使一婢不稱旨將撻之方自陳說玄怒使人曳著泥中須臾復有一婢來問曰胡爲乎泥中衛式徵詩也毛公曰

泥中衛邑名也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衛邶柏舟之詩
服虔既善春秋將爲注欲參考同異聞崔烈集門生講傳摯虞文章志曰烈字威考高陽安平人驃之孫瑗之兄子也靈帝時官至司徒太尉封陽平亭侯遂匿姓名爲烈門人賃作食每當至講時輒竊聽戶壁間既知不能踰已稍共諸生敘其短長烈聞不測何人然素聞虔名意疑之明蚤往及未寤便呼子慎子慎虔不覺驚應遂相與友善
鍾會撰四本論始畢欲使嵇公一見置懷中既定甚貴難懷不敢出於戶外遙擲便回急走魏志曰會論才性同異傳於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異才性合才性離也尚書傳叙論同中書令李豐論異侍郎鍾會論合也騎校尉王廣論離文多不載
何晏爲吏部尚書有位望時談客盈坐文章敘錄曰晏能清言多宗尚之魏氏春秋曰晏少有異才善談易老而察惠十餘歲便好莊老通辯能言爲傅嘏所知吏部尚書何晏甚奇之適之曰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
王弼未弱冠往見之晏聞弼名曰弼字輔嗣山陽高平人少而察惠十四弼之卒也晉景帝嗟歎之累日曰天喪予其爲高識悼惜如此因條向者勝理語弼曰此理僕以爲極可得復難不弼便作難一坐所不及
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詣王輔嗣見王注精奇迺神伏曰若斯人可與論天人之際矣因以所注爲道德二論魏氏春秋曰弼論約美不如晏自然出故過之
王輔嗣弱冠詣裴徽徽冥流人名曰徽字文季河東聞喜太常潛少弟也仕至冀州刺史徽問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何邪弼別傳曰弼父爲尚書郎裴徽爲吏部郎徽見異之故問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言必及有恆訓其所不足

傅嘏善言虛勝（魏志曰嘏字蘭碩北地泥陽人傅介子之後也累遷河南尹尚書嘏嘗論才性同異鍾會集而論之傳子曰嘏既達治好正而有清理識要如論才性原本精微鮮能及之司隸鍾會年甚少嘏以明知交會）尚粲談（粲別傳曰粲字奉倩潁川潁陰人太尉彧少子也粲諸兄儒術論議各知名粲能言玄遠常以子貢稱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然則六籍雖存固聖人之糠秕能言者不能屈）每至共語（有勝理）有爭而不相（粲別傳曰粲太和初到京邑與傅嘏談善名理而粲尚玄遠宗致雖同倉卒時或格而不相得意裴徽通彼我之懷爲二家釋頊之粲與嘏語管輅傳曰裴使君有高才逸度善言玄妙也）

何晏注老子未畢見王弼自說注老子旨向意多所短不復得（晏說與聖人同著論行於世也）作聲但應諾諾遂不復注因作道德論（文章敘錄曰自儒者論以老子非聖人絕禮棄學晏說與聖人同著論行於世也）

中朝時有懷道之流有詣王夷甫容疑者值王昨已語多小極不復相酬答乃謂客曰身今少惡裴逸民亦近在此君可往問

晉諸公贊曰裴頠談理與王夷甫不相推下）

裴成公作崇有論時人攻難之莫能折唯王夷甫來如小屈時人即以王理難裴理還復申（晉諸公贊曰自魏太常夏侯玄步兵校尉阮籍等皆著道德論于時侍中樂廣吏部郎劉漢亦體道而言約尚書令王夷甫講理而才虛散騎常侍戴奧以學道爲業後進庾敳之徒皆希慕簡曠頗疾世俗尚虛無之理故著崇有二論以折之才博喻廣學者不能究後樂廣與頠清閒欲說理而頠辭喻豐博廣自以體虛無笑而不復言惠帝起居注曰頠著二論以規虛誕之弊文詞精富爲世名論）

諸葛亮年少不肯學問始與王夷甫談便已超詣王歎曰卿天才卓出若復小加研尋一無所惜亦後看莊老更與王語便足相抗衡（王隱晉書曰亮字茂遠琅邪人魏雍州刺史緒之子有逸才仕至司空主簿）

衛玠總角時問樂令夢樂云是想衛曰形神所不接而夢豈是想邪樂云因也未嘗夢乘車入鼠穴擣齏噉鐵杵皆無想無因故也（周禮有六夢一曰正夢謂無所感動平安而夢也二曰噩夢謂驚愕而夢也三曰思夢謂覺時所思念也四曰寤夢

謂覺時道之而夢也五曰喜夢謂喜說而夢也六曰懼夢謂恐懼而夢也按樂所言想者蓋思夢也因者蓋正夢也衛思

因經日不得遂成病樂聞故命駕爲剖析之衛卽小差樂歎曰

此兒胷中當必無膏肓之疾春秋傳曰晉景公有疾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攻藥不至焉公曰良醫也可及藥不至焉公曰良醫也注肓鬲也心下爲膏

庾子嵩讀莊子開卷一尺許便放去曰了不異人意晉陽秋曰庾敳字子嵩嶷廓有度量自謂是老莊之徒曰昔未讀此書意嘗謂至理如此今見之正與人意暗同仕至豫州長史

客問樂令旨不至者樂亦不復剖析文句直以麈尾柄确几曰至不客曰至樂因又舉麈尾曰若至者那得去夫藏舟潛徂交臂恆謝一息不留忽焉生滅故飛鳥之影莫見其移騶車之輪曾不掩地是以去不去矣庸有至乎至不至矣庸有去乎然則前至不異後至至名所以生前去不異後去去名所以說今天下無去者非假哉既爲假矣而至者豈實哉**於是客乃悟**

服樂辭約而旨遠皆此類

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於舊注外爲解義妙析奇致大暢玄風秀別傳曰秀本傳或言秀遊託數賢肅屑辛歲康傲世不羈安放逸邁俗而秀雅好讀書二彼此未嘗相詣唯好莊子聊應崔譔所注以備遺忘云竹林七賢論都無注述唯好莊子聊應崔譔所注以備遺忘云竹林七賢論云秀爲此義讀之者無不超然若已出塵埃而窺絕冥始了視聽之表有神德玄哲能遺天下外萬物雖復使使乃乃驚曰莊周不死矣後注周易大義可觀而與漢世諸儒互有動競之人顧觀所徇皆悵然自有振拔之情矣**唯秋水至樂二篇末竟而秀卒秀子幼義遂零落然猶有別本郭象者爲八薄行有儁才**文士傳曰象字子玄河南人少有才理慕道好學記志老莊時人咸以爲王弼之亞辟司空掾太傅主簿**見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爲己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眾篇或定點文句而已**文士傳曰象作莊子注最有清辭遒旨**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

阮宣子有令聞太尉王夷甫
將無同太尉善其言辟之爲掾世謂三語掾衛玠
可辟何假於三宣子曰苟是天下人望亦可無言而辟復何假
一遂相與爲友名士傳曰阮脩字宣子陳留尉氏人好老易能言理不喜見俗人時誤相逢卽舍去傲然無營
家無儲石之儲晏如也琅邪王處仲爲鴻臚卿謂曰鴻臚丞差有祿卿常無食能作不脩曰爲復可耳遂爲鴻臚丞太子洗馬
裴散騎娶王太尉女婚後三日諸壻大會晉諸公贊曰裴遐字叔道河東人父綽長水校尉遐少有理稱辟司空掾散騎郎轉少府卒永嘉流人名衍字夷甫第四女適遐也當時名士王裴子弟悉
集郭子玄在坐挑與裴談子玄才甚贍始數交未快郭陳張
甚盛裴徐理前語理致甚微四坐咨嗟稱快鄧粲晉紀曰遐以辯論爲業善敘名理理辭氣清暢冷然若琴瑟聞
其言者知與不知無不歎服王亦以爲奇謂諸人曰君輩勿爲
爾將受困寡人女壻

衛玠始渡江見王大將軍敦別傳曰敦字處仲邪臨沂人少有名理累遷青州刺史避地江左歷

侍中丞相大將軍楊州牧以罪伏誅因夜坐大將軍命謝幼輿
晉陽秋曰謝鯤字幼輿陳郡人父衡晉碩儒鯤性通簡好老易善音樂以琴書爲業避亂江東爲豫章太守王敦引爲長史鯤別傳曰鯤四十三卒贈太常
嬴恆爲母所禁爾夕忽極於此病篤遂不起玠別傳曰玠少有名理善易老自抱
嬴疾初不於外擅相酬對時友歎曰衛君不言言必入眞武昌見大將軍王敦敦與談論終日不已
舊云王丞相過江左止道聲無哀樂檀康晉無哀樂論略曰夫殊方異俗歌笑不同使錯而用之或聞哭而懽或聽歌而戚然哀樂之情均也養生稽叔夜養
今用均同之情發萬殊之聲斯非音聲之無常乎
生論曰夫蝨著頭而黑麝食柏而香預處險而癭齒居晉而黃豈惟蒸之使重無使輕芬之使香勿使延哉誠能蒸以靈芝潤
以醴泉無爲自得體妙心玄庶與羨門比壽王喬爭年何爲不可養生哉言盡意歐陽堅石言盡意論略曰夫理得於
心非言不暢物定於彼非名不辨名逐物而遷言因理而變不得相與爲二矣苟無其二言無不盡矣三理而已
然宛轉關生無所不入
殷中軍爲庾公長史按庾亮僚屬名及中興書浩爲亮司馬非爲長史也下都王丞相爲

有依月二字

右作方

之集桓公王長史王藍田王述別傳曰述字懷祖大原晉陽人謙簡瓢陋於長安永巳由是爲有識所知襲爵藍田侯祖湛父承並有高名述蚤孤事親孝尾語殷曰身今日當與君共談析理既共清言遂達三更丞相與殷共相往反其餘諸賢略無所關既彼我相盡丞相乃歎曰向來語乃竟未知理源所歸爾耳明旦桓宣武語人曰昨夜聽殷王清言甚佳仁祖亦不寂寞我亦時復造心顧看兩王掾王濛王述並爲王導所辟殷中軍見佛經云理亦應阿堵上佛經之行中國尚矣莫詳其始牟子曰漢明帝夜夢神人身有日光明日博問羣臣通人傅毅對曰臣聞天竺有道者號曰佛輕舉能飛身有日光殆將其神也於是遣羽林將軍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之大月氏國寫取佛經四十二部在蘭臺石室劉子政列仙傳曰歷觀百家之中以相檢驗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經故撰得七十可以多聞博識者遐觀焉如此即漢成哀之閒已有經矣與牟子傳記便爲不同魏略西戎傳曰天竺一城中有臨兒國浮屠經云其國王生浮圖浮圖者太子也父曰屠頭邪母曰莫邪浮屠者身服色黃髮如青絲爪如銅其母夢白象而孕及生從右脅出而有髮墜地能行七步天竺又有神人曰沙律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慮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傳浮屠經曰復豆者其人也漢武故事曰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衆來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宮金人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唯燒香禮拜上使依其國俗祀之此神全類於佛豈當漢武之時其經未行於中土而但神明事之邪故驗劉向魚豢之說佛至自哀成之世明矣然則牟傳所言四十二者其文今存非妄蓋明帝遣使廣求異聞非是時無經也

謝安年少時請阮光祿道白馬論孔叢子曰趙人公孫龍云白所以命色夫命色者非命形故曰白馬非馬也爲論以示謝于時謝不即解阮語重相詰盡阮乃歎曰非但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人亦不得巾興書曰裕甚精論難

褚季野語孫安國褚裒孫盛並已見云北人學問淵綜廣博孫咨曰南人學問清通簡要支道林聞之曰聖賢固所忘言自中人以還北人看書如顯處視月南人學問如牖中窺日支所言但譬成孫褚之理也然

則學廣則難周。難周則識闇。故如顯處視月
學寡則易蔽。易蔽則智眀。故如牖中窺日也。

劉眞長與殷淵源談論。劉理如小屈。殷曰。惡卿不欲作將善雲梯
仰攻。墨子曰。公輸般爲高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至於郢。見楚王曰。聞大王將攻宋。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請令公輸般設攻宋之具。臣請試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具。臣請墨子九卻之。不能入。遂輟兵。

殷中軍云。康伯未得我牙後慧。浩別傳曰。浩善老易。能清言。康伯浩甥也。甚愛之。
謝鎮西少時聞殷浩能清言。故往造之。殷未過。有所通爲謝標榜諸義。作數百語。既有佳致。兼辭條豐贍。甚足以動心駭聽。謝按殷
注神傾意不覺流汗交面。殷徐語左右。取手巾與謝郎拭面。

浩大謝尚三歲。便是時流。或當貴其勝致。故爲之揮汗。
宣武集諸名勝講易。易乾鑿度曰。孔子曰。易者易也。變易也。不明四通。日月星辰布八卦。序四時和也。變也者。天地不能成家不易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

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不易也。故曰變易者。天地人道也。鄭玄序易曰。易之爲名也。一言而函三義。豁則易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繫辭曰。乾坤易之蘊也。易之門戶。也又曰。乾確然示人易矣。坤隤然示人簡矣。則易知簡則易從。從此言其簡易法則也。又曰。其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以爲典要。唯變所適。此則言其從兌時出入改動也。又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爲。剛柔斷矣。此則言其張設布列不易也。據此三義而說易之道廣矣大矣。

說一卦。簡文欲聽。問此便還。曰。義自當有難易。其以一卦爲限邪。

有北來道人。好才理。與林公相遇。於石官寺講小品。于時竺法深。孫興公悉共聽。此道人語屢設疑難。林公辯答清析。辭氣俱爽。此道人每輒摧屈。孫問深公。上人當是逆風家向來何以都不言。庾法暢人物論曰。法深學義淵博。名聲蜚著。弘道法師也。深公笑而不答。林公曰。白旃檀非不馥。爲能逆風聞。其香則逆風而聞。深公得此義。喪然

孫安國往殷中軍許共論往反精苦客主無間左右進食冷而復煥者數四彼我奮擲麈尾悉脫落滿餐飯中賓主遂至莫忘食殷乃語孫曰卿莫作强口馬我當穿卿鼻孫曰卿不見決鼻牛人當穿卿頰續晉陽秋曰孫盛善理義時中軍將軍殷浩擅名一時能與劇談相抗者唯盛而已

莊子逍遙篇舊是難處諸名賢所可鑽味而不能拔理於郭向之外支道林在白馬寺中將馮太常其語馮氏譜曰馮懷字祖思長樂人歷太常護國將軍因及逍遙支卓然標新理於二家之表立異義於衆賢之外皆是諸名賢尋味之所不得後遂用支理向子期郭子玄逍遙義曰夫大鵬之小雖差各任其性苟當其分逍遙一也然物之芸芸同資有待得其所待然後逍遙耳唯聖人與物冥而循大變爲能無待而常通豈獨自通而已又從有待者不失其所待不失則同於大通矣支氏逍遙論曰夫逍遙者明至人之心也莊生建言大道而寄指鵬鷃鵬以營生之路曠故失適於體外鷃以在近而笑遠有矜伐於心內至人乘天正而高興遊無窮於放浪物物而不我得玄感不爲不疾而速則逍然靡不適此所以爲逍遙也若夫有欲當其所足足於所足快然有似天眞猶饑者一飽渴者一盈豈忘烝嘗於糗糧絕觴爵於醪醴哉苟非至足豈所以逍遙乎此向郭之注所未及

殷中軍浩也當至劉尹所清言良久殷理小屈遊辭不已劉亦不復答殷去後乃云田舍兒强學人作爾馨語劉惔已見

殷中軍雖思慮通長然於才性偏精忽言及四本便苦湯池鐵城無可攻之勢神農書曰夫有石城七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者不能自固也

支道林造即色論支道林集妙觀章云夫色之性也不自有色色不自有雖色而空故曰色即爲空茍一復異空論成示王中郎都無言支曰默而識之乎論語曰默而識之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王曰既無文殊誰能見賞維摩詰經曰文殊師利問維摩詰云何者是菩薩入不二法門時維摩詰默然無言文殊師利歎曰是眞入不二法門也

王逸少作會稽初至支道林在焉孫興公謂王曰支道林拔新領異胷懷所及乃自佳卿欲見不王本自有一往雋氣殊自輕

之後孫興支共載往王許王都領域不與交言須臾支還後正
值王當行車已在門支語王曰君未可去貧道與君小語因論
莊子逍遙遊支作數千言才藻新奇花爛映發王遂披襟解帶
留連不能已支法師傳曰支法師研十地則知頓悟於七住尋莊
周則辯聖人之逍遙當時名勝咸味其音旨道賢
論以七沙門比竹林七賢通比向秀
雅尚莊老二子異時風尚亦同也

三乘佛家滯義支道林分判使三乘炳然諸人在下坐聽皆云
可通支下坐自共說正當得兩入三便亂今義弟子雖傳猶不
盡得法華經曰三乘者一曰聲聞乘二曰緣覺乘三曰菩薩乘
聲聞者悟四諦而得道也緣覺者悟因緣而得道也菩薩
者行六度而得道也然則羅漢得道全由佛教故以聲聞爲名
也辟支佛得道或聞因緣而解或睹瑞環琳而得悟神能獨達故
以緣覺爲名也方便則上行六度眞
教則通修萬善功不爲己志存廣濟故以大道爲名也

許掾詢年少時入以此王荀子荀子王脩小字也文字志曰脩
左長史脩明秀有美稱善隸行書晉陽人父濛司徒
郎琅邪王文學轉中軍司馬未拜二卅卒時年二十四昔王弼之

沒與脩同年故脩弟熙乃歎曰
無愧於古人而年與之齊也

許大不平時諸人士及於法師
並在會稽西寺講王亦在焉許意甚忿便往西寺與王論理共
決優劣苦相折挫王遂大屈許復執王理王執許理更相覆疏
王復屈許謂支法師曰弟子向語何似支從容曰君語佳則佳
矣何至相苦邪豈是求理中之談哉

林道人詣謝公東陽時始總角新病起體未堪勞與林公講論
遂至相苦東陽謝朗也已見中興書曰
朗博涉有逸才善言玄理

再遣信令還而太傅留之王夫人因自出云新婦少遭家難一
生所寄唯在此兒因流涕抱兒以歸謝公語同坐曰家嫂辭情
恢愾既致可傳遠恨不使朝士見謝氏譜曰朗父據取
太康王韜女名綏

支道林許掾諸人共在會稽王齋頭簡文支爲法師許爲都講高邁
沙門傳曰道林時講維摩詰經

傳作傳

或作惑
上作止

於法師
曾集格作支

扑舞但共嗟詠二家之美不辯其理之所在

謝車騎在安西艱中安西謝已見與林道人往就語將久乃還有人道上見者問云公何處來答云今日與謝孝劇談一出來玄別傳曰玄能清言善名理

支道林初從東出住東安寺中高逸沙門傳曰遁居會稽晉哀帝欽其風味遣中使至東迎之遁遂辭邱壑棲高步大邑王長史宿構精理弁撰其才藻往與支語不大當對王敬致作數百語自謂是名理奇藻支徐徐謂曰身與君別多年君義言了不長進王大慚而還

殷中軍讀小品釋氏撰空經有詳者焉有略者焉有大品略者爲小品下二百籤皆是精徹世之幽滯嘗欲與支道林辯之竟不得今小品猶存高逸沙門傳曰殷浩能言名理自以有所不達欲訪之於遁遂邂逅不遇深以爲恨其爲名識賞重如此之至焉語林曰浩於佛經有所不了故造大迦旃林公林乃懷懷欲往王右軍駐之曰淵源思致淵富既未易爲敵且已所不解卞人未必能通縱復服從亦名

不盡高若佻脫不合便喪十年所保可不須往林公亦以爲然遂止

佛經以爲祛練神明則聖人可致釋氏經曰一切衆生皆有佛性但能修智慧斷煩惱萬行具足便成佛也簡文云不知便可登峰造極不然陶練之功尚不可誣于法開始與支公爭名後精漸歸支意甚不分遂遁跡剡下遺弟子出都語使過會稽于時支公正講小品開戒弟子道林講比汝至當在某品中因示語玅難數十番云舊此中不可復通弟子如言詣支公正值講因謹述開意往反多時林公遂屈厲聲曰君何足復受人寄載來名德沙門題目曰于法開才辨從橫以數術弘教高逸沙門傳曰法開初以義學著名後與支有競故遁居剡聽吏學醫術

殷中軍問自然無心於稟受何以正善人少惡人多諸人莫有言者劉尹答曰譬如寫水著地正自縱橫流漫略無正方圓者莊子曰天籟者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郭子玄注曰無既無矣則不能生有有之

此書有剽文名標
自發其例要

未生又不能爲生然則生生者誰哉塊然而自生耳非我生也
我不生物物不生我則自然而已然謂之天然天然非爲也故
以天言之所以
明其自然故也

康僧淵初過江未有知者恆周旋市肆乞索以自營忽往殷淵
源許值盛有賓客殷便坐麤與寒溫遂及義理語言辭旨曾無
愧色領略麤舉一往參詣由是知之僧淵氏族所出未詳疑是
胡人尚書令沈約撰晉書亦稱其
有義學

殷謝諸人共集謝安謝因問殷眼往屬萬形萬形來入眼不成實
論曰眼識不待到而知虛塵假空與明故得見色若眼到色到
色間則無空明如眼觸目則不能見彼當知眼識不到而知依
如此說則眼不往彩不入遶屬
而見也謝有問殷無答疑闕文

人有問殷中軍何以將得位而夢稽器將得財而夢矢穢殷曰
官本是臭腐所以將得而夢稽屍財本是糞土所以將得而夢
穢汙時人以爲名通

殷中軍被廢東陽浩黜廢事別見始看佛經初視維摩詰僧肇注維摩
詰經曰維摩詰者秦言淨名菩薩法身之大士見居此土以弘道也
疑殷若波羅蜜太多後見小品恨此
語少波羅蜜此言到彼岸也經云到者有六焉一曰檀檀者施
也二曰毗黎毗黎者持戒也三曰羼提羼提者忍辱也四
曰尸羅尸羅者精進也五曰禪禪者定也六曰般若般若者智
慧也然則五者爲舟般若爲導導則俱絕有相之流升無相之
彼岸也故曰波羅蜜也譯云到彼岸也
而疑其多已而究其宗多而患其少也淵源未暢其致少
支道林殷淵源俱在相王許簡文相王謂二人可試一交言而才
性殆是淵源崤函之固塞王者之居左思魏都賦曰崤函帝王
之宅
君其慎焉支初作改轍遠之數四交不覺入其玄中相王撫
肩笑曰此自是其勝場宏可爭鋒

謝公因子弟集聚問毛詩何句最佳遏稱曰謝玄小字已見昔我往矣
雨雪霏霏公曰訏謨定命遠猷辰告大雅詩也
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毛萇注曰訏大也謀謨也辰時也鄭玄注曰猷
圖也大謀定命謂正月始和布政于邦國都鄙謂此句偏有雅

人深致

張憑舉孝廉出都詣其才氣謂必參時彥欲詣劉尹鄉里及同舉者共笑之張遂詣劉洗濯料事處之下坐唯通寒暑神意不接張欲自發無端頃之長史諸賢來清言客主有不通處張乃遙於末坐判之言約旨遠足暢彼我之懷一坐皆驚眞長延之上坐清言彌日因留宿至曉張還劉曰卿且去正當取卿共詣撫軍張還船同舫問何處宿張笑而不答須臾眞長遣傳教覓張孝廉船同舫悵惋即同載詣撫軍至門劉前進謂撫軍曰下官今日爲公得一太常博士妙選旣前撫軍興之話言容嗟稱善曰張憑勃窣爲理窟即用爲太常博士

（有意氣爲鄉閭所稱學尚所得敏而有文才選舉孝廉 試策高等策爲甚所重補太常博士累遷吏部郎御史中丞）

未明帝文章志曰憑字長宗吳郡人

名耳

（安法師傳曰竺法汰者體器弘簡道情冥到法師友

而善焉一說法汰即安公弟子也經云六通者三乘之功德也一曰天眼通見遠方之色二曰天耳通聞障外之聲三曰身通飛行隱顯四曰它心通求鏡萬尚慮五曰宿命通神知已往六曰漏盡通慧解累世三明者解脫在心朗照三世者也然則天眼天耳身通它心漏盡此五者皆內見在心之明也宿命則過去心之明也因天眼發未來之智明也同歸異名義在斯矣

支道林許謝盛德其集王家許詢謝安主濛謝顧謂諸人今日可謂群會時旣不可留此集固亦難常當共言詠以寫其懷許便問主人有莊子不正得漁父一篇莊子曰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語曰彼何爲者也曰孔氏曰孔氏何治子貢曰服忠信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孔氏之所治也曰有土之君歟曰非也漁父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孔子聞而求問之遂言八疵四病以誡孔子

通作七百許語敘致精麗才藻奇拔眾咸稱善於是四坐各言懷畢謝問曰卿等盡不皆曰今日之言少不自竭謝後靡難因自敘其意作萬餘語才峰秀逸

（文字志曰安神情秀悟善談玄理既自難干加

意氣擬託蕭然自得四坐莫不厭心文謂謝曰君一往弁詣故復自佳耳

殷中軍孫安國王謝能言諸賢惡在會稽王許殷與孫共論易象妙於見形其論略曰聖人卽觀氣不足以達變故表圓應於流唯化所適故雖一畫而吉凶並彰微一則失之矣擬器託象而慶咎交著繫器則失之矣故設八卦者蓋緣化之影迹也天下者寄見之一形也圓影備未備之象一形兼求形之形故盡二儀之道不與乾坤齊妙風雨之變不與巽坎同體矣孫歎曰使眞長來故應有以制彼卽迎眞長孫意已不如眞長既至先令孫自敘本理孫麤說已語亦覺殊不及向劉便作二百許語辭義簡切孫理遂屈一坐同時拊掌而笑稱美良久

僧意在瓦官寺中未詳僧意氏族所出王苟子來苟子王脩小字與共語便使其唱理意謂王曰聖人有情不王曰無軍問曰聖人如柱邪王曰如籌算雖無情運之者有情僧意云誰運聖人邪苟子不得答而去諸本無僧意最後一句意疑其闕慶校眾本皆然唯一書有之故取以成其義然王修善言理如此論特不近人情猶疑斯文爲諺也

司馬太傅問謝車騎惠子其書五車何以無一言及玄謝曰故當是其妙處不傳莊子曰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不中倫理觀其大意卓犖瑰瑋特立獨行不同乎俗而欲以其辯過絕人人不能服以爲己有徒以多方見奇於世而已故無一言及玄也

殷仲堪精覈玄論人謂莫不研究殷乃歎曰使我解四本談不翅爾周祇隆安記曰仲堪好學而有理思也

殷荊州曾問遠公張野遠法師銘曰沙門釋惠遠鴈門樓煩人本姓賈氏世爲冠族年十二隨舅令狐氏遊學許洛年二十一欲南渡就范宣子學道阻不通遇釋道安以爲師抽簪落髮併求法藏釋曇冀每資以燈燭之費詣鑒淹遠

世說新語

氣作器

人作入

世作也

不慶不知何人未識再刻慶義若如為義慶則此書有李注此既回廣書地理志氣之志一例亦此義慶則是後人移注此者標目注原本

而作目

人服其佐高悟冥

林大佐然

人服其膺安常歎曰道流東國其在遠乎襄陽飲沒振錫南遊結宇靈嶽昔年六十不復出山名被流沙彼國僧眾皆稱漢地有大乘沙門每至焚香禮拜而終易以何爲體答曰易以感爲體殷轅東向致敬年八十三而終易以何爲體答曰易以感爲體殷便是易耶東方朔傳曰孝武皇帝時未央宮前殿鍾無故自鳴三日三夜不止詔問太史待詔王朔朝言恐有兵氣東問東方朔朔曰臣聞銅者山之子山者銅之母以陰陽氣類言之子母相感山恐有崩弛者故鐘先鳴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精之至也其應在後五日內居三日南郡太守上書言山崩延袤二十餘里樊英別傳曰漢順帝時殿下鐘鳴問英對曰蜀嶓山崩山於銅爲母母崩子鳴非聖朝災後蜀果上山崩日月相應二說微異故並載之。

遠公笑而不答

羊孚弟髦王訥也羊氏譜曰輔字幼仁泰山人祖髦琅邪王訥之女字僧首及王家見塔寧逆弟俱往時永言父東陽尚在王氏譜曰訥之字永言琅邪人祖尚書郎父綏中書郎輔仕至偏軍功曹之女字英彥殷仲堪是東陽臨之東陽太守訥之歷尚書左丞御史中丞殷仲堪娶琅女孚雅言琊義乃與仲堪道齊女壻亦在坐殷氏譜曰仲堪娶琅邪王訥之女字英彥孚雅言琊義乃與仲堪道齊物翬子殷難之羊云君四番後當得見同殷笑曰乃可得盡何

必相同乃至四番後一通般若嗟曰僕便無以相異歎爲新拔者久之

殷仲堪云三日不讀道德經便覺舌本閒強晉安帝紀曰仲堪有思理能清言提婆初至爲東亭第講阿毗曇出經敘曰僧伽提婆罽賓人姓瞿曇氏僑朗有深鑒符堅至長安出諸經後渡江遠法師請譯阿毗曇違法師阿毗曇敘曰阿毗曇心者三藏之要領毗曇心者故作者以心爲名焉有出家廣大宗會故作者以心爲名焉有出家開士字法勝以阿毗曇源流宗會故作者以心爲名焉有出家開士字法勝以阿毗曇源流廣大宰難尋究別撰斯部凡二百五十偈以爲發解號之曰心劉寶沙門僧伽提婆少玩斯文因請令譯焉阿毗曇者秦言無比法也晉言大法也道標法師曰阿毗曇者秦言無比法也始發講坐裁半僧彌便云都已曉已於坐分數四有意道人更就餘屋白講提婆講竟東亭問法師高法師道人曰法師未詳氏族弟子都未解阿彌那得已解所得云何曰大略全是故當小未精嚴耳出經敘曰安初遊京師東亭侯王珣迎至舍講阿毗曇提婆宗致既明振發義奧王僧彌一聽便自講其明義易啓人心如此未詳年卒桓南郡與殷荊州共談每相攻難年餘後但一兩番相自歎才

申作沖注同下注同

恬作治

享作亨

之夏作而問

思轉遑殷云此乃是君轉解周祇隆安記曰玄善言理棄郡還國常與殷荊州仲堪終日談論不輟

文帝嘗令東阿王七步中作詩不成者行大法應聲便爲詩曰煮豆持作羹漉叔以爲汁其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慚色魏志曰陳思王植字子建文帝同母弟也年十餘歲誦詩論及辭賦數萬言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日汝倩人邪植跪曰出言爲論下筆成章願當面試柰何倩人時鄴銅雀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之使各爲賦植援筆立成可觀性簡易不治威儀輿馬服飾不尚華麗俳優小兒難問應聲而答太祖寵愛之幾爲太子者數矣文帝即位封鄄城侯後徙雍邱復封東阿植每求試不得而國祚遷易汲汲無懽年四十一薨

魏朝封晉文王爲公備禮九錫文王固讓不受公卿將校當詣府敦喻司空鄭沖沖已地遣信就阮籍求文籍時在袁孝尼家袁氏世紀曰準字孝尼陳郡陽夏人父滛魏郎中令準忠信居正不恥下問唯恐人不勝己也世事多險故悟退不敢求進著書十萬餘言荀綽冀州記曰準有儁才大始中位給事中宿醉扶起書札爲之無所點定乃寫付使時人以爲神筆顧愷之晉文章記曰阮籍勸進落落有致至轉說徐而攝之也一本注阮籍勸進文略曰竊聞明公固讓中等眷眷實懷愚心以爲聖王作制百代同風褒德賞功其來久矣周公藉已成之業據既安之勢光宅曲阜奄有龜蒙明公宜奉聖旨受茲介福也

左太沖作三都賦初成思別傳曰思字太冲齊國臨淄人父雍起於筆札多所掌練爲殿中御史思姿貌喪母雍憐之不甚教其書學及長博覽名文遍閱百家司空張華辟爲祭酒賈謐舉爲祕書郎謐誅歸鄉里專思著述齊王冏請爲記室參軍不起時爲三都賦未成也後數年疾終其三都賦改定至終乃上初作蜀都賦云金馬電發於高岡碧雞振翼而雲披罷弾飛丸以礮礚火井騰光以赫曦今無鬼龍故其賦往往不同思爲人無吏幹而有文才又頗以椒房自矜故齊人不重也時人互有譏訾思意不愜後示張公張華張公已見張曰此二京可三絕君文未重於世宜以經高名之士思乃詢求於皇甫謐皇甫謐晉書曰謐字士安安定朝那人漢太尉嵩曾孫也祖叔歡潁陰令父叔侯舉孝廉謐族從皆累世富貴獨守寒素所養叔母歎曰昔孟母以三徙成子會父以享家存教豈我居不卜鄰何爾謐之甚乎修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謐乃感激年二十餘就鄉里席坦受書遭人之憂少有寧日武帝借其書二車遂博覽太子中庶子世說新語

之嗟歎遂爲作敘於是先相非貳者莫不欽祖讚述焉思別傳曰思字伯倫沛郡人肆意放非思倫匹劉淵林儁伯輿並爲思賦序注也凡諸注解皆思自爲欲重其文故假時人名姓也

劉伶著酒德頌意氣所寄名士傳曰伶字伯倫沛郡人肆意放使人荷鍤隨之云死便掘地以埋之宇宙爲狹常乘鹿車攜一壺酒賢論曰伶處天地間悠悠蕩蕩無所用心嘗與俗士相忤其人攘袂而起欲必築之伶和其色曰雞肋豈足以當尊拳其人不覺慶然而返未嘗措意文章終其世凡著酒德頌一篇而已其辭曰有大人先生者以天地爲一朝萬期爲須臾日月爲扃牖八荒爲庭衢行無轍迹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行則操巵執瓢動則挈榼惟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縉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鋒起先生於是方捧罌承糟衔杯漱醪奮髯踞床翹麴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恍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見大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之擾擾如江漢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如蜾蠃之與螟蛉

樂令善於清言而不長於筆將讓河南尹請潘岳爲表晉陽秋曰岳字安仁滎陽人夙以才穎發名善屬文清綺絕世蔡邕未能過也仕至黃門侍郎爲孫秀所害潘云可作耳要當得君意樂爲述己所以爲讓標位二百許語潘直取錯綜便成名筆時人咸云若樂不假潘之文潘不取樂之旨則無以成斯矣

夏侯湛作周詩成文士傳曰湛字孝若譙國人魏征西將軍夏侯淵曾孫也有盛才文章巧思善補雅詞名亞潘岳歷中書侍郎湛集載其敘曰周詩者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邱由儀六篇有其義而亡其辭湛續其亡故云周詩也示潘安仁安仁曰此非徒溫雅乃別見孝悌之性其詩曰既殷斯虔仰說洪恩夕定辰省奉朝侍昏宵中告退雞鳴在門孳孳恭誨夙夜是敬潘因此遂作家風詩岳家風詩載其宗祖之德及自戒也

孫子荊除婦服作詩以示王武子孫楚集云婦卽母氏也其詩曰時邁不停日月電流神爽登遐忽忽已一周禮制有敘告除靈邱臨祠感痛中心若摛王曰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

太叔廣甚辯給而摯仲治長於翰墨俱爲列卿每至公坐廣談

仲治不能對遐著筆難廣廣又不能答王隱晉書曰太叔廣字
爲太弟欲使詣洛廣子孫多在洛慮害乃自殺摯虞字仲治京
兆長安人祖茂秀才父模太僕卿虞少好學師事皇甫謐善校
練文義多所著述歷祕書監太常卿從惠帝至長安遂流離鄠
杜閒性好博古而文籍蕩盡永嘉五年洛中大饑遂餓而死虞
與廣名位略同廣長口才虞長筆才俱少政事眾坐晢談虞不
能對虞遐著筆難晢廣不能答於是更相嗤笑紛然於世晢無可
記虞多所錄於斯爲勝也

江左殷太常父子並能言理亦有辭訥之異楊州口談至劇太
常輒云汝更思吾論中興書曰殷融字洪遠陳郡人桓彝有人
易論理義精微談者稱焉融乃作意賦以寄懷倫隣見融甚歎美之著象不盡意大賢須
屈遐而著論融更佔長爲司徒左西屬飲酒善舞終日嘯詠未
嘗以世務自嬰累遷
吏部尚書太常卿卒

庾子嵩作意賦成晉陽秋曰毅永嘉中爲石勒所害先是鼓見
從子文康見問曰若有意邪非賦之所盡若無意邪復何所賦
答曰正在有意無意之閒

郭景純詩云林無靜樹川無停流王隱晉書曰郭璞字景純河
東聞喜人父瑗建平太守璞
別傳曰璞好博多通文藻
頌並傳於世而訥於言造次詠語常入無異又不持儀檢形質
頹索縱情嫚惰時有醉飽之失友人干令升戒之曰此伐性之
斧也璞曰吾所受有分恢恢用之不盡豈酒色之能害王敦收
爲參軍敦縱兵都輦乃咨以大事璞極言成
敗不爲回屈敦忌而害之詩璞幽思篇備者

蕭瑟實不可言每讀此文輒覺神超形越

庾闡始作揚都賦道溫庾云溫挺義之標庾作民之望方譬則
金聲比德則玉亮庾公聞賦成求看乖賠貶之闡更改望爲儁
以亮爲潤云中興書曰闡字仲初潁川人太尉亮之族也少孤
逸絕當時
五十四卒

孫興公作庾公誄袁羊曰見此張緩于時以爲名賞袁氏家傳
才

庾仲初作揚都賦成以呈庾亮亮以親族之懷大爲其名價云

可三二京四三都於此人競寫都下紙爲之貴謝太傅云不得爾此是屋下架屋耳事事擬學而不免儉狹王隱論楊雄太玄經曰玄經雖妙非益也是以古人謂其屋下架屋

習鑿齒史才不常宣武甚器之未三十便用爲荆州治中鑿齒謝慧連亦云不遇明公荆州老從事耳後至都見簡文返命宣武問見相王何如答云一生不曾見此人從此忻言出爲衡陽郡性理遂錯於病中猶作漢晉春秋品評宰逸續晉陽秋曰鑿齒少而博學才情秀逸溫其奇之自州從事徵中三轉至治中後以忤旨左遷戶曹參軍衡陽太守在郡著漢晉春秋斥漢魏之迹以繼正統其論略曰詳漢末紀世之交爭廓九域之蒙晦大定千載之盛功者皆司馬氏也若以棚不推吳楚也孫劉鼎立共王秦政猶不見敘於帝王況暫制數州之眾哉且漢有孫周之業則晉無所承魏之迹矣春秋之時吳楚稱王若推有德彼必自係於周不足有靜亂之功則況長轡廟堂吳蜀兩定天下之功也簡文雅好經史手不釋卷每讀莊老輒嘆曰使此五賊是經典之羽翼孫興公云三都二京五經鼓吹言此五賊是

謝太傅問主簿陸遐遐字黎民吳郡人高祖凱吳丞相祖俶仰吏部郎父倫州主簿遐仕至光祿大夫張憑何以作母誄而不作父誄遐答曰故當是丈夫之德表於事行婦人之美非誄不顯陸氏譜曰憑字長宗吳郡人高祖敏吳丞相祖俶仰吏部郎父倫州主簿遐仕至光祿大夫

王敬仁年十三作賢人論長史送示眞長眞長答云見敬仁所作論便足參微言修集載其論曰或問易稱賢人其賢元吉苟未能闕興理會何得不求通求通則有損有損則元吉之稱將虛設乎答曰賢人誠未能闕興理會當居然不足以撓梁賢有情之至寫豪之領一梁一豪之領一梁雖於理有損小豪不至撓梁賢人何有損之者哉

孫興公云潘文爛若披錦無處不善續文章志曰岳爲文若排沙簡金往往見寶潘文章傳曰機善屬文司空張華見其文之作文患於不才至子爲文乃患太多也

簡文稱許掾云亟度五言詩可謂妙絕時人續晉陽秋曰詢有才藻善屬文自司馬相如王褒楊雄諸賢世尚賦頌皆體則詩騷傍綜百家之言及至建安而詩章大盛逮乎西朝之末潘陸之徒雖時有質文

而宗歸不異也正始中王弼何晏好莊老玄勝之談而世遂貴焉至過江佛理尤盛故郭璞五言始會合道家之言而韻之詩及太原孫統轉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辭而詩騷之體盡忘矣謝綽並爲一時文宗自此作者悉體之至義熙中謝混始改

孫興公作天台賦成以示范榮期中興書曰范啓字榮期慎陽人父堅護軍啓以才義顯於世仕至黃門郎**云卿試擲地要作金石聲然每至佳句**赤城霞起而建標瀑布飛流而界道此賦之佳處**輒云應是我輩語**

桓公見謝安石作簡文謚議看竟擲與坐上諸客曰此是安石碎金劉謙之晉紀載安議曰謹按謚法二德不懈曰簡道德博聞曰文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觀乎人文化成天下儀之景行猶有彷彿宜尊號曰太宗謚曰簡文

袁虎少貧虎袁宏小字也**嘗爲人傭載運租謝鎮西經船行其夜清風朗月聞江渚間估客船上有詠詩聲甚有情致所誦五言又其所未嘗聞歎美不能已卽遣委曲訊問乃是袁自詠其所作詠史詩因此相要大相賞得**續晉陽秋曰虎少有逸才文章絕麗會爲詠史詩是其風情所寄少孤而貧以運租爲業鎮西謝尚時鎮牛渚乘秋佳風月率爾與左右微服泛江會虎在運租船中諷詠聲旣清會辭文藻拔非尚所聞遂往聽之乃遣問訊答曰是袁臨汝郎誦詩卽其詠史之作也尚卽其率有勝致卽遣要迎談話申旦自此名譽日茂

孫興公云潘文淺而淨陸文深而蕪

裴郎作語林始出大爲遠近所傳時流年少無不傳寫各有一通載王東亭作經王公酒壚下賦甚有才情裴氏家傳曰裴榮字榮期河東人父穉豐城令榮期少有風姿才氣好論古今人物撰語林數卷號曰裴子裒道鸞謂裴松之以爲啓作語林榮儻別名啓乎

謝萬作八賢論與孫興公往反小有利鈍中興書曰萬善屬文能談論萬集載其敘四隱四顯爲八賢之論謂漁父屈原季主賈誼楚老龔勝孫登嵇康也其旨以處者爲優出者爲劣孫綽難之以謂體玄識遠者出處同歸文多不載**謝後出以示顧君齊**顧氏譜曰夷字君齊吳郡人州主簿不就**顧曰我亦作知卿當無所名**

桓宣武命袁彥伯作北征賦續晉陽秋曰宏從溫征鮮卑既成故作北征賦宏文之高者**公與時賢共看咸嗟歎之時王珣在坐云恨少一句得寫字足**

韻當佳袁卽於坐攬筆益云感不絕於余心泝流風而獨寫公
謂王曰當今不得不以此事推袁傳云宏集載其賦云聞所聞於相
瑞德矣授體於虞者悲尼父之慟泣似實慟而非假豈一物之
足傷實致傷於天下感不絕於余心溯流風而獨寫晉陽秋曰
宏嘗與王珣伏滔同侍溫坐溫令滔續其賦至致傷於天下於
此改韻云此韻所詠慨深干載今於天下之後便移韻於寫送
之致如爲未盡滔乃云得益寫一句或當小勝
桓公語宏卿試思益之宏應聲而益王伏稱善
孫興公道曹輔佐才如白地明光錦中興書曰曹毗字輔佐譙
國人魏大司馬休曾孫也
好文籍能屬詞累遷太學博士尚書郎光祿勳
裁爲負版綾論語曰孔子式負版者鄭氏注曰版謂邦國籍也負
之者賤隸人也非無文采醋無裁製
袁伯彥作名士傳成宏以夏侯太初何平叔王輔嗣爲正始名
士阮仲容王濬仲宣爲竹林名士裴叔則樂彥輔王夷甫爲中朝名士見謝公公
阮嗣宗嵇叔夜山巨源向子期劉伯倫
庾子嵩王安期阮千里衛叔寶謝幼輿爲中朝名士見謝公公
笑曰我嘗與諸人道江北事特作狡獪具彥伯遂以管
王東亭到桓公吉既伏閤下桓令人竊取其已事東亭卽於閤
下更作無復向一字續晉陽秋曰珣學涉通敏文高當世
桓宣武北征溫別傳曰溫以太和四年上疏自征鮮卑袁虎時從被責免官會須露
布文喚袁倚馬前令作手不輟筆俄得七紙殊可觀東亭在側
極歎其才袁虎云當令齒舌閒得利
袁宏始作東征賦都不道陶公胡奴誘之狹室中臨以白刃胡奴
陶範別見曰先公勳業如是君作東征賦云何相忽略宏窘蹙無計
便答我大道公何以云無因誦曰精金百鍊在制能翦功則治
人職思靖亂長沙之勳爲史所讚續晉陽秋曰宏爲大司馬記
江諸名望時桓溫在南州宏爲溫在溫府與宏善苦諫之宏
室參軍後爲東征賦悉稱過
在溫府一時文宗又聞此賦有聲不欲令人顯問之後遊青山飲酌既
一時文宗又聞此賦有聲不欲令人顯問之後遊青山飲酌既
歸公命宏同載眾爲危懼行數里問宏曰聞君作東征賦多稱
先賢何故不及家君宏答曰尊公稱謂自非下官所敢專故未
呈啓不敢顯之耳溫乃云君欲爲何辭宏卽答云風鑒散朗或
掾或引身雖可亡道不可隕則宣城之節信
爲允也溫泫然而止二說不同故詳載焉

或問顧長康琴賦何如嵇康琴賦曰不賞者作後出相遺深識者亦以高高見貴中興書曰愷之博學有才氣爲人遲鈍而自矜尚爲時所笑宋明帝文章志曰桓溫云顧長康體中癡黠各半合而論之正平耳世云右三絕畫絕文絕癡絕續晉陽秋曰愷之矜伐過實諸年少因相稱譽以爲戲弄爲散騎常侍與謝瞻連省夜於月下長詠自云得先賢風制瞻每遙贊之愷之得此彌自力忘倦瞻將眠語槌腳人令代愷之不覺有異遂幾申旦而後止

殷仲文天才宏贍續晉陽秋曰仲文雅有才藻著文數十篇而讀書不甚廣博亮歎曰亮別見若使殷仲文讀書半袁豹琅邪內史豹隆安中嘗作佐郎累遷太尉長史丹陽尹義熙九年卒才不減班固續漢書曰固字孟堅右扶風人幼有儁才學無常師善屬文經傳無不究覽

羊孚作雪贊云資清以化乘氣以霏遇象能鮮皂潔成輝桓脩遂以書扇中興書曰脩字茂祖譙國人祖冲太尉父綽江州刺史脩少有清操以恬退見稱仕至中書令玄敗徙安成卒後見誅

王孝伯在京行散至其弟王睹門前睹王恭小字也中興書曰睹字季明恭第四弟也仕至侍中恭事敗贈太常問古詩中何句爲最睹思未答孝伯詠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此句爲佳

桓玄嘗登江陵城南樓云我今欲爲王孝伯作誄因吟嘯良久隨而下筆一坐之間誄以之成晉安帝紀曰玄文翰之美高於一世玄集載其誄敘曰隆安二年九月十七日前將軍青兗二州刺史太原王孝伯薨川岳降神哲人是育旣爽其靈不貽其福天道茫昧孰測倚伏犬馬反噬豺狼翹陸嶺擢高梧林殘故竹邦國喪牧于以誄之爰詠芳郁文多不盡載

桓玄初并西夏領荊江二州二府一國玄別傳曰玄旣克殷仲堪後楊佺期遣使詣朝廷以玄都督八州領江州荊州二刺史于時始雪五處俱賀五版並入玄在聽事上版至郎答版後皆粲然成章不相揉雜

桓玄下都羊孚時爲兗州別駕從京來謂門生云自頃世故睽離心事淪蘊明公啓曇光於積晦澄百流以一源桓見牋驩地嘆

前云子道子道來何遲卽用爲記室參軍孟昶別見永爲劉牢之主簿（續晉陽秋曰牢之字道堅彭城人世以將顯父遁征虜將軍王恭轉徐州刺史桓玄下都以牢之爲前鋒行征西將軍玄至歸降用爲會稽內史欲解其兵奪而縊死）詣門謝見云羊侯羊侯百口賴卿

宋 劉義慶撰

梁 劉孝標注

方正第五

陳太丘與友期行期日中過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後乃至元方時年七歲門外戲（陳寔及紀已見）客問元方尊君在不答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哉與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與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則是無信對子罵父則是無禮友人慙下車引之元方入門不顧

南陽宗世林魏武同時而甚薄其爲人不與之交及魏武作司空總朝政從容問宗曰可以交未答曰松柏之志猶存世林旣以旨見疎位不配德文帝兄弟每造其門皆獨拜牀下其見禮如此（楚國先賢傳曰宗承字世林南陽安衆人父資有美譽正礽然不羣徵聘不就聞德而至者如

飛於作干其

無鄭字有魏志三字

林魏武弱冠慶造其門値賓客猥積不能得言乃伺承起往要之捉手請交承拒而不納帝後爲司空輔漢朝乃謂承曰卿昔不顧吾今可爲交未承曰松栢之志猶在帝不說以其名賢猶敬禮之勑文帝脩子弟禮就家拜漢中太守武帝平冀州從至鄴陳羣等皆爲之拜帝猶以舊情介意薄其位而優其禮就家訪以朝政居賓客之右文帝徵爲直諫大夫明帝欲引以爲相以老固辭

魏文帝受禪陳羣有慙容帝問曰朕應天受命卿何以不樂羣曰臣與華歆服膺先朝今雖欣聖化猶義形於色華嶠譜敘曰魏受禪朝臣三公以下並受爵位華歆以形色怍時從爲司空不進爵文帝久不懌以問尚書令陳羣曰我應天受命百辟莫不說喜形於聲色而相國及公獨有不怡者何邪羣起離席長跪曰臣與相國會事漢朝心雖說喜義形於色亦懼陛下實應見憎帝大說歎息良久遂重異之

郭淮作關中都督甚得民情亦屢有戰績郭淮字伯濟太原陽曲人建安中除平原府丞黃初元年奉使賀文帝踐阼而稽留不及羣臣歡會帝正色責之曰昔禹會諸侯於塗山防風兵後至便行大戮今薄天同慶而卿最留遲何也淮曰臣聞五帝先教導民以德夏后政衰始用刑辟今臣遭唐虞之世是以知免防風氏之誅帝說之

擢爲雍州刺史遷征西將軍淮在關中三十餘年功績顯著遷儀同三司贈大將軍**淮妻太尉王淩之妹彥雲太原祁人歷司空太尉征東將軍楚王彪司馬宣王自討之淩自縛歸罪遙謂太傅曰卿宜以折簡召我我當不至邪太傅曰以卿非肯逐折簡者也遂使人送至西淩自知罪重試索棺釘以觀太傅意太傅給之淩行至項城夜呼掾屬與決曰行年八十身名俱滅命邪遂自殺使者徵攝甚急淮使戒裝克日當發州府文武及百姓勸淮舉兵淮不許至期遣妻百姓號泣追呼者數萬人行數十里淮乃命左右追夫人還於是文武奔馳如徇身首之急既至淮與宣帝書曰五子哀慟思念其母其母既亡則無五子若殞亦復無淮宣帝乃表特原淮妻**世語曰淮妻當從坐侍御史往收督將及羌胡渠帥數千人扣頭請淮上表留妻淮不從妻上道莫不流涕人於是數千騎往追還淮以書白司馬宣王曰五子哀母不惜其身若無其母是無五子五子若亡亦無淮也今輒追還若於法未通當受罪於主者書至宣王乃表原之

諸葛亮之次渭濱關中震動于荊州躬耕隴畝好爲梁甫吟長

八尺毋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唯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元直謂爲信然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先主遂詣亮謂關羽張飛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累遷丞相益州牧卒於渭南

魏明帝深懼晉宣王戰乃遣辛毗爲軍司

魏志曰毗字佐治潁川陽翟人累遷衞尉宣王既與亮對渭而陳亮設誘誦萬方

毅然仗黃鉞當軍門立軍不得出亮遣間諜覘之還曰有一老夫

亮寇于鄢據渭水南原諺使高祖拒之亮善撫御又戎政嚴明且僑軍遠征糧運艱澀利在野戰朝廷每聞其出欲以不戰屈之高祖亦以爲然而擁大軍禦侮於外不宜遠露怯弱之形以虧大勢故秣馬坐甲每見吞併之威亮雖挑戰或遺高祖巾幗婦女之飾欲以激怒冀獲曹咎之利朝廷慮高祖不勝忿憤而衞尉辛毗骨鯁之臣帝乃使毗仗節爲高祖軍司馬亮果復挑戰高祖乃奮怒將出應之毗仗節中門而立高祖乃止將士聞見者益加勇銳識者以人臣雖擁眾千萬而屈於王人大略深長皆如此之類也

夏侯玄既被桎梏魏氏春秋曰玄字太初譙國人夏侯尚之子大將軍前妻兒也風格高朗弘辯博暢正始

中護軍曹爽誅徵爲太常內知不免不交人事不畜筆研及太傅薨許允謂玄曰子無復憂矣玄歎曰士宗卿何不見事乎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元于上不吾容也後中書令李豐豐收玄送廷尉干寶晉紀曰初豐之謀也使告玄玄答曰宜詳之爾不以聞之故及於難

時鍾毓爲廷尉鍾會先

不與玄相知因便狎之玄雖復刑餘之人未敢聞命世語曰玄至廷尉不肯下辭廷尉鍾毓自臨履玄玄正色曰吾當伺離爲令史責人邪卿便爲吾作毓以玄名士節高不可屈而猶當竟夜爲作辭令與事相附流涕以示玄玄視之曰不當若是邪鍾會年少於玄玄不與交是日於毓坐狎玄玄正色曰鍾君何得如是名士傳曰初玄以鍾毓志趣不同不與之交玄被收時毓爲廷尉執玄手曰太初何至於此玄正色曰雖復刑餘之人不可得交按郭頒西晉人時世相近爲晉魏世語事多詳覈孫盛之徒皆采以著書並云玄距鍾會而袁宏名士傳最後出不依前史以爲鍾毓可謂謬矣

老掠初無一言臨刑東市顏色不異魏志曰玄格量弘濟臨斬顏色不異舉止自若

夏侯泰初與廣陵陳本善本與玄在本母前宴飲世語曰本字休元臨淮東陽人魏志曰本廣陵東陽人父矯司徒本歷郡守廷尉所在操綱領舉大體能使羣下自盡有宰御之才不親小事不讀法律

而得延尉之稱遷鎮北將軍本弟驁晉陽秋曰驁字休淵司徒第二子無行本不論德位年長者必爲拜興陳本母前飲驁來而出其可得同不可得而雜者也

還徑大至堂戶泰初因起曰可得同不可得而雜

高貴鄉公髦內外謹譁東海定王霖之子也初封鄄縣高貴鄉公諱髦字彥士文帝孫公好學夙成齊王廢羣臣迎之即皇帝位漢晉春秋曰自曹芳事後魏人省徹宿衛無復鎧甲諸門戍兵老弱而已曹髦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王經諫不聽乃出懷中板令投地曰行之決矣吾使死何所恨況不必死耶於是入白太后沈業奔走告昭昭爲之備髦遂率僮僕數百鼓譟而出昭弟屯騎校尉伷入遇髦戰於東止車門左右詗之伷眾奔走中護軍賈充又逆髦戰於南闕下髦自用劒眾欲退太子舍人成濟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公畜汝等正爲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卽前刺髦刃出於背魏氏春秋曰濟有司復進位相國加九錫帝夜自將冗從僕射李昭黃門從官等下陵雲臺鎧仗授兵欲因際會遣使自出致討會雨而卻明日遂見王經等出黃素詔於懷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今當決行此事帝遂拔劒升輦率殿中宿衛倉頭官僮擊戰鼓出雲龍門賈充自外而入帝師潰散帝猶稱天子手劒奮擊眾莫敢逼充率騎將士騎督成倅弟濟

有進於此不知其次王乃聞之自投於地曰天下謂我何陳泰曰何以居我泰曰公光輔數世功益天下謂當並迹古人垂美於後一旦有殺君之事不亦惜乎速斬賈充猶可以自明也昭曰公間不可得殺也卽更思餘計泰嘿聲曰惡唯有進於此耳餘無足委者也踧而自殺魏氏春秋曰泰勸大將軍誅賈充大將軍曰卿更思其他泰曰豈可使泰復發後言遂嶷而死

和嶠爲武帝所親重語嶠曰東宮頃似更成進卿試往看還問何如答云皇太子聖質如初晉諸公贊曰嶠字長輿汝南西平人父逸太常知名嶠少以雅量稱深爲賈充所知每向世祖稱之歷尚書太子少傅干寶晉紀曰皇太子有醖古之風美於信受侍中和嶠數言如上曰季世多僞而太子尚信非四海之主憂王朋黨之論弗入也後上謂嶠曰武之陣上既重長適又懷齊王攸

世說補于社賈充一祠天下向不有小注載晉諸公贊云云此亦補志之所以補對校五也

如作於

而得廷尉之稱
遷鎮北將軍 本弟鴈 晉陽秋曰鴈字休淵司徒第二子無行
本不論德位年長者必爲拜鴈嘗謂風滑稽而多智謀仕至大司馬行
飲鴈來而出其可得同不可得而雜者也
還徑入王堂戶泰初因起曰可得同不可得而雜名士傳曰玄
以鄉黨貴齒
高貴鄉公髦內外諠譁 魏志曰高貴鄉公諱髦字彥士文帝孫
公好學夙成齊王廢羣臣迎之即皇帝位漢晉春秋曰自曹芳
事後魏人省徹宿衛無復鎧甲諸門戍兵老弱而已髦見威
權日去不勝其忿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
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
討之王經諫不聽乃由懷中板令投地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
所恨況不必死邪於是入白太后沈業奔走告昭昭爲之備髦
遂率僮僕數百鼓譟而出昭弟屯騎校尉伷入遇髦於東止車
門左右訶之伷眾欲奔走中護軍賈充又逆髦戰於南闕下髦自
用劒眾欲退太子舍人成濟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公畜
汝等正爲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即前刺髦刃出於背魏
氏春秋曰帝將誅大將軍詔有司復進位相國加九錫帝夜自
將冗從僕射李昭黃門從官焦伯等下陵雲臺鎧仗授兵欲因
際會遣使自出致討會雨而卻明日遂見王經等出黃素詔於
懷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今當決行此事帝遂拔劒升輦殿
中宿衛倉頭官僮擊戰鼓出雲龍門賈充自外而入帝師潰散
帝猶稱天子手劒奮擊眾莫敢逼充率騰將士騎督成倅弟濟

以矛進帝崩于師
時暴雨雷電晦冥 司馬文王問侍中陳泰曰魏志曰泰字玄伯
司空羣之子也
何以靜之泰云唯殺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可復下此不對曰
但見其上未見其下 干寶晉紀曰高貴鄉公之殺司馬文王召
朝臣謀其故太常陳泰不至使其舅荀顗
召之告以可不泰曰世之論者以泰方於舅今舅不如泰也子
弟內外咸共逼之垂涕而入文王待之曲室謂曰玄伯卿何以
處我對曰可誅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爲吾更思其次泰曰唯
有進於此不知其次文王乃止漢晉春秋曰曹髦之薨司馬昭
聞之自投於地曰天下謂我何於是召百官議其事昭垂涕問
陳泰曰何以居我泰曰公光輔數世功益天下謂當並迹古人
垂美於後一旦有殺君之事不亦惜乎速斬賈充猶可以自明
也昭曰公間不可得殺也歸而自殺魏氏春秋曰泰勸大將軍誅賈
此耳餘無足委者也歸而更思其他泰曰豈可使泰復發後言遂嘔血而死
充大將軍曰卿更思其他泰曰豈可使泰復發後言遂嘔血而死
和嶠爲武帝所親重語嶠曰東宮頃似更成進卿試往看還問
何如答云皇太子聖質如初 晉諸公贊曰嶠字長輿汝南西平
人父逸太常知名嶠少以雅量稱
深爲賈充所知每向世祖稱之歷尚書太子少傅干寶晉紀曰
皇太子有醞古之風美於信受侍中和嶠數言如上曰季世多
僞而太子尚信非四海之主憂太子不了陛下家事願追思文
武之阼上既重長適又懷齊王朋黨之論弗入也後上謂嶠曰

太子近入朝吾謂差進卿可與
上曰太子明識弘新有如明詔問嶠嶠對曰聖質如初上默然
晉陽秋曰世祖疑惠帝不可承繼大業遣和嶠荀勗往觀察之
既見勗稱歎曰太子德更進茂不同於故嶠曰皇太子聖質如
初此陛下家事非臣所盡天下聞之莫不稱嶠爲忠而欲厥
滅勗也按荀顗清雅性不阿諛校之二說則孫盛爲得也
諸葛靚後入晉除大司馬召不起以與晉室有讎常背洛水而
坐與武帝有舊帝欲見之而難無由乃請諸葛妃呼靚既來帝就
太妃閤相見禮畢酒酣帝曰卿故復憶竹馬之好不靚曰臣不
能吞炭漆身今日復覩聖顏彥因涕泗百行帝於是慙悔而出晉
公贊曰吳亡靚入洛以父諱辭不見世祖世祖叔
母琅邪王妃靚之姊也帝後因靚在姊閒往就見焉靚逃於廁
中於是以至孝發名時稱康亦被法而康子紹死蕩陰之
役談者咸曰觀紹靚二大然後知忠孝之道區以別矣
武帝語和嶠曰我欲先痛罵王武子然後爲之嶠曰武子傷爽
恐不可屈帝遂召武子甚責之因曰知愧不晉諸公贊曰齊王
請無數文累遣常山王輿姊長廣公主共入稽顙陳乞留之世
祖甚恚謂王戎曰我兄弟至親今出齊王自朕家計而甄德王

濟遣遣婦人來牛哭人邪濟等尚爾況
餘者乎濟自此被責左遷國子祭酒
常爲陛下恥之漢書曰淮南厲王長高祖少子也有罪文帝徙
之於蜀不食而死民作歌曰一尺布尚可縫一
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增注曰言一尺布帛可縫
而共衣一斗米粟可舂而共食況以天下之廣而不相容也宅
人能令疎親臣不能使親疎以此愧陛下
杜預之荆州頓七里橋朝士悉祖王隱晉書曰預字元凱京兆
人漢御史大夫延年十一世
孫祖畿魏太保父恕幽州荆州刺史預智謀淵博明於治亂常
稱立德者非所企及立功立言所庶幾也累遷河南尹鎮南
將軍都督荆州諸軍事鎮襄陽以平吳勳封當陽侯預無伎藝
之能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每有大事輒在將帥之限贈征南
將軍儀同三司預少賤好豪俠不爲物所許楊濟既名氏雄俊不堪不
坐而去八王故事曰濟字文通弘農人楊駿弟
也有才識累遷太子太保與駿同誅
問楊石衛何在客曰向來不坐而去長輿曰必大夏門下盤馬須臾和長輿來
往大夏門果大閱騎長輿抱內車共載歸坐如初
杜預拜鎮南將軍朝士悉至皆在連榻坐語林曰中朝方鎮還
不與元凱共坐預征

吳還獨榻不與賓客共也時亦有裴叔則王稱舒後至曰杜元凱乃復連榻坐客不坐便去晉諸公贊曰羊琇字稱舒泰山人通濟有才幹與世祖同年相善謂世祖曰後富貴時見用作領護軍各十年世祖即位累遷左將軍特進

杜許

晉武帝時杜最爲中書監虞預晉書曰最字公會頴川頴陰人祖錄漢司空爽曾孫也十餘歲能屬文外祖鍾繇曰此兒當及其父曾祖爲安陽令民生爲立祠累遷侍中中書監

和嶠爲令故事監令由來共車嶠性雅正常疾賜詔輒詣王隱晉書曰勗性佞媚譽太子出西也後世著有良史當著佞倖傳

後公車來嶠便登正向前坐不復容勗方更覓車然後得去監令各給車自此始晉嘉之晉紀曰中書監爲令而荀勗爲監嶠意強抗專車而坐乃使監令異車自此始也

山公大兒著短帢車中倚武帝欲見之山公不敢辭問兒兒不肯行時論乃云勝山公晉諸公贊曰山該字伯倫司徒濤長子也雄有器識仕至左衛將軍

向雄爲河內主簿有公事不及雄而太守劉淮橫怒遂與杖遣之雄後爲黃門郎劉爲侍中初不交言武帝聞之嘉雄復君臣之好雄不得已詣劉再拜曰向受詔而來而君臣之義絕何如於是卽去武帝聞尚不和乃怒問雄曰我令卿復君臣之義絕何以猶絕漢晉春秋曰雄字茂伯河內人世語曰雄有節槩仕至黃門郎護軍將軍按王隱孫盛不與故君相聞議曰昔在晉祀河內溫縣領校向雄送御犧牛不充呈郡輒隨比送洛偪天大熱郡送牛多暍死臺法甚重太守吳奮召雄與杖雄不受杖曰郡牛者亦死也呈牛者亦死也奮大怒下雄獄將入治之會司隸辟雄都官從事數年爲黃門侍郎奮爲侍中同省相避不相見武帝聞之給雄酒禮使詣奮解雄乃奉詔此則非劉淮也晉諸公贊曰淮字君平沛國柘人少以清止稱累遷河內太守侍中尚書僕射司徒

雄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鄰退人若將墜諸淵臣於劉河內不爲戎首亦已幸甚安復爲君臣之好武帝從之禮記曰穆公問於子思曰舊君反服古邪子思曰舌之君子進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鄰退人若將墜諸淵無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

反服之有鄭玄曰爲兵生求攻伐故曰戎首也

齊王冏爲大司馬輔政 虞預晉書曰冏字景治齊王攸子也少聰惠及長謙約好施趙王倫簒位冏起義兵誅倫拜大司馬加九錫政皆決之而忞用羣小不復朝覲遂爲長沙王所誅 **嵇紹爲侍中詣冏咨事冏設宰會召葛旟** 齊王冏屬名曰旟字虛旟齊王從事中郎興葛艾等專執威儀冏敗見誅 **董艾等** 侍中父綏秘書監艾少好功名不脩士檢齊王起義艾爲新汲令赴軍用艾領右將軍士敗見誅 **共論時宜旟等白冏嵇侍中善於絲竹公可令操之遂送樂器紹推卻不受冏曰今日共爲歡卿何卻邪紹曰公協輔皇室令作事可法紹雖官卑職備常伯操絲比竹益樂官之事不可以先王法服爲伶人之業今逼高命不敢苟辭當料冠冕襲私服此紹之心也旟等不自得而退** 世說曰志字子通范陽人尚書逸少子少知名歷成都王長史衛尉卿尚書郎 **盧志於眾坐問陸** 名起家鄴令遷字伯言吳郡人世吳已見吳書曰遜 **士衡陸遜陸抗是君何物** 抗已見吳書曰遜字伯言吳郡人世爲冠族初領海昌令號神君累遷丞相

後言才進司空斑咸熙中爲秦山太守子勰位至尚書 **士龍失色** 雲別見 **既出戶謂兄曰何至如此彼容不相知也士衡正色曰我父祖名播海內寧有不知鬼子敢爾** 孔氏志怪曰盧充先冬至一日出家西徼見一麤舉弓而射一鈴下有唱家前充問此何府也答曰少府府也充曰我衣惡那得見貴人即有人提襆新衣迎之充著盡可體便進見少府展姓名酒炙數行崔曰近得尊府君書書爲君索小女婚故相延耳即舉書示充充父亡時雖小然已見父手迹便歔欷無離崔即敕內令女郎莊嚴使充就東廂充至婦已下車立席頭共拜爲三日畢還見崔崔曰君可歸矣女有娠相生男當以相還生女當留自養敕外嚴車送客崔送至門執手零淚離別之感無異生人復致衣一襲被褥一副充便上車去如電逝須臾至家家人相見悲喜推問知崔是亡人而入其墓追以懊惋居四年三月三日臨水戲忽見一犢車乍浮乍沒既上岸充往開車後戶見崔氏女與三歲男兒共載充見之忻然欲捉其手女舉手指後車曰府君見人即見少府充往問訊女抱兒還充又與金盌別并贈詩曰煌煌靈芝質光麗何猗猗華豔當時顯嘉異表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罹霜萎榮曜長幽滅世路永無施不悟陰陽運哲人忽來儀會幾離別速皆由靈與祇何以贈余親金

盌可頤兒愛恩從此別斷絕傷肝脾充取兒盌及詩忽不見二車處將兒還四坐謂是鬼魅念遙唾之形如故問兒誰是汝父兒遥就充懷眾初怪惡傳省其詩慨然歎死生之亥通也充詣市賣盌高舉其價不欲速售冀有識者欵有一老婢問充得盌之由還報其大家郎女姨也遣視之果是謂充曰我姨姊崔少府女未嫁而亡家親痛之贈一金盌著棺中今視卿盌甚似得充貌姨曰我舅甥幽婚也其兆先彰矣兒遂成爲令器歷數郡二千石皆著績其後生楨爲漢尚書楨子毓爲魏司空冠蓋相承至今也

議者疑二陸優劣謝公以此定之

羊忱性甚貞烈趙王倫爲相國忱爲太傅長史乃版以參相國軍事使者至忱深懼豫禍不服被馬於是帖騎而避使者追之忱善射矢左右發使者不敢進遂得免

世爲冠族父祚車騎掾忱歷太傅長史揚州刺史遷侍中永嘉五年遭亂被害年五十餘

王太尉不與庾子嵩交王夷甫敬庾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我法卿自用卿法

阮宣子伐社樹阮脩已見春秋傳曰共工氏有子曰勾龍爲后土后土爲社風俗通曰孝經稱社者土也廣博不可備敬故封土以爲社而祀之報功也然則社自祀勾龍非社(伐樹之祭也)

樹伐樹則社亡樹而爲社移者矣

阮宣子論鬼神有無者或以人死有鬼衣服復有鬼耶論衡曰世謂人死爲鬼非也人死不爲鬼無知不能害人如審鬼者死人精神人見之宜從裸裎之形無爲見衣帶被服也何則衣無精神也由此言之見衣服象人則形體亦象人象人知非死人之精神也凡天地之間有鬼非人死之精神也

元皇帝既登阼以鄭后之寵欲舍明帝而立簡文時議者咸謂舍長立少既於理非倫且明帝以聰亮英斷益宜爲儲副周王諸公並苦爭懇切中興書曰鄭太后字阿春滎陽人少孤先嫁將納吳氏后與吳氏女遊後園有言之於中宗者依舅吳氏時中宗敬后虞氏先崩納爲夫人甚寵生簡文帝郎位尊之曰文宣太后**惟刁亮獨欲奉少主以阿帝旨元帝便欲施行憲諸公不奉詔於是先喚**

封作風
有此四字

程作祖

周侯丞相入然後欲出詔付才協周王既入始至階頭帝遊遣傳詔遏使就東廂周侯未悟卽卻下階丞相披撥傳詔徑至御牀前曰不審陛下何以見臣帝默然無言乃探懷中黃紙詔裂擲之由此皇儲始定周侯方慨然愧歎曰我常自言勝茂弘今始知不如也中興書曰元皇以明帝及琅邪王裒竝非敬后所生而謂裒有大成之度勝於明帝因從容問王導曰立子以德不以年今二子孰賢導曰世子宣城俱有夙明之德莫能優劣如此故當以年於是更封裒爲琅邪王而此與世說互異然法成盛采應理或可安豈有登階一言會無奇說便爲之改計乎

王丞相初在江左欲結援吳人請婚陸太尉對曰培塿無松柏薰猶不同器杜預左傳注曰培塿小阜松柏大木也薰香草猶臭草玩雖不才義不爲亂倫之始玩已見

諸葛恢大女適太尉庾亮兒恢別傳曰恢字道明琅邪陽都人祖誕司空父親亦知名恢少有令問稱爲明賢避難江左中宗召補主簿累遷尚書令庾氏譜曰庾亮子會娶恢女名文虎庾會別見次女適徐州刺史羊忱兒羊氏譜曰羊楷字道茂祖綏車騎掾父忱侍中楷仕至尚書郎娶諸葛恢次女亮子被蘇峻害改適江彪彪別見娶鄧攸女鄧攸別傳曰攸字伯道平原人中吏部尚書吳國內史無厭取譏當世於是王右軍往謝家看新婦猶有恢之遺法威儀端詳容服光整王歎曰我在遣女裁得爾耳

庾亮子被蘇峻害改適江彪娶鄧攸女諸葛氏譜曰恢子衡字峻文仕至滎陽太守娶河南鄧攸女于時謝尚書求其小女婚恢乃云羊鄧是世婚江家我顧伊庾家伊顧我不能復與謝寒兒婚永嘉流人名曰裒字幼儒陳郡人父衡博士裒歷侍中吏部尚書吳國內史及恢亡遂婚謝氏譜曰裒子石娶恢小女名文熊無厭取譏當世於是王右軍往謝家看新婦猶有恢之遺法威儀端詳容服光整王歎曰我在遣女裁得爾耳

周叔治作晉陵太守周侯仲智往別叔治以將別涕泗不止仲智恚之曰斯人乃婦女與人別唯啼泣便舍去鄧粲晉紀曰周謨字叔治顗次弟也仕至中護軍嵩字仲智謨兄也性狡直果俠每以才氣陵物顗被害王敦使人弔焉嵩曰亡兄天下有義人爲天下無義人所殺復何所弔敦甚衛之猶取爲從事中郎因事誅嵩晉陽秋曰嵩事佛臨刑猶誦經

言話臨別流涕撫其背曰奴好自愛阿奴小字

周伯仁爲吏部尚書在省內夜疾危急時刁玄亮爲尚書令營救備親好之至良久小損虞預晉書曰刁協字玄亮勃海饒安人少好學雖不研精而多所博涉中興制度皆稟於協累遷尚書令中宗信重之爲王敦所忌舉兵討之奔至江南敗死明旦報仲智仲智猥猥狽來始入戶才下牀對之大泣說伯仁昨危急之狀仲智手批之才爲辟易於戶側既前都不問病直云君在中朝與和長輿齊名那與俊人才協有情逕便出

王含作廬江郡貪濁狼籍王敦護其兄故於衆坐稱家兒在郡定佳廬江人士咸稱之時何充爲敦主簿在坐正色曰充卽廬江人所聞異於此敦默然久爲之反側充晏然神意自若中興書曰王敦以震主之威收羅賢儁時充爲主簿充知敦有異志逡巡疏外及敦稱含有惡政一坐畏敦擊節而已充獨抗之其時衆人爲之失色由是忤意出爲東海王文學

顧孟著嘗以酒勸周伯仁伯仁不受顧因移勸杜而語杜曰詎可便作棟梁自遏周得之欣然遂爲矜契徐廣晉紀曰顧顯字孟著吳郡人驃騎榮兄子少有重名泰興中爲騎郎參卒時爲悼惜之

明帝在西堂會諸公飲酒未大醉帝問今名臣其集何如堯舜時周伯仁爲僕射因厲聲曰今雖同人主復那得等於聖治帝大怒還內作手詔滿一黃紙遂付廷尉令收因欲殺之按明帝未卽位顗已爲王敦所殺此說非也後數日詔出周羣臣往省之周曰近知當不死罪不足至此

王大將軍當下時咸謂無緣爾伯仁曰今主非堯舜何能無過且人臣安得稱兵以向朝廷處仲狼抗剛愎王平子何在顗別傳曰王敦討劉隗時溫大眞爲東宮庶子在承華門外與顗相見曰大將軍此舉有在義無有溫顗曰君年少希更事未有人臣若此而不作亂共相推戴數年而爲此者乎處仲狼抗而强忌平子何出晉陽秋曰王澄爲荆州羣賊並起乃奔豫章而恃其宿名猶陵侮敦敦伏勇士路戎等擊而殺之裴子曰平子從荆州下大將軍因欲殺之而平子左右有二十人甚健皆持鐵槌馬

鞭平子恆持玉枕犬將軍乃憮荆州文武二十人積飲食皆不
能動乃借平子玉枕使持下牀平子手引大將軍帶絕與力士
鬬甚苦乃得上
屋上久許而死

王敦既下住船石頭欲有廢明帝意賓客盈坐敦知帝聰明欲
以不孝廢之每言帝不孝之狀而皆云溫太眞所說溫嘗爲東
宮率後爲吾司馬甚悉之須與溫來敦便奮其威容問溫曰皇
太子作人何似溫曰小人無以測君子敦聲色竝厲欲以威力
使從己乃重問溫太子何以稱佳溫曰鈞深致遠蓋非淺識所
測然以禮侍親可稱爲孝劉謙之晉紀曰敦欲廢明帝言於眾
惡其事嶮既正
言敦忿而愧焉

王大將軍既反至石頭周伯仁往見之謂周曰卿何以相負對
曰公我卑犯正下官忝卒六軍而王師不振以此負公晉陽秋曰王敦
既下六軍敗績顗長史郝詡及左右文武勸顗避難顗曰吾備
位大臣朝廷傾撓豈可問罪求活投身胡虜耶乃與朝士詣敦

敦曰近日戰有餘力不對
曰恨力不足豈有餘邪

蘇峻既至石頭百僚奔散王隱晉書曰峻字子高長廣掖人少
招合流散數千餘家結壘本縣才學仕郡主簿舉孝廉值中原亂
恩義感其宗焉討王敦有功封公遷歷陽太守峻外營將表曰
鼓自鳴峻自斫鼓曰我鄉里時有此則宅城有頃詔書徵峻峻
曰臺下云我反反豈得活耶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
頭乃作亂晉陽秋曰峻率眾二萬
濟自橫江至於蔣山王師敗績

鍾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古之道也君性亮直必不容於寇讎
何不用隨時之宜而坐待其弊邪鍾曰國亂不能匡君危不能
濟而各遥遁以求免吾懼董狐將執簡而進矣庾公臨去顧語
鍾後事深以相委鍾曰棟折榱崩誰之責邪庾曰今日之事不
容復言卿當期克復之效耳鍾曰想足下不愧荀林父耳春秋傳曰
楚莊王圍鄭晉使荀林父率師救鄭與楚戰於邲晉師敗績桓
子歸請死晉平公將許之士貞子諫而止後林父敗赤狄于曲
梁嘗桓子狄臣千室亦嘗士伯以瓜衍之田曰吾
曰吾獲狄田子之功也徵子吾喪伯氏矣

蘇峻時孔羣在橫塘爲匡術所逼王丞相保存術會稽後賢記曰羣字敬冲會稽山陰人祖竺吳豫章太守父弈全椒令羣有智局仕至御史中丞晉陽秋曰匡術爲阜陵令逃亡無行廉亮徵蘇峻術勸峻誅亮遂與峻同反後以宛城降因衆坐戲語令術勸羣酒以釋橫塘之憾羣答曰德非孔子厄同匡人家語曰孔子之宋匡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戰孔子止之曰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逃先王之道而爲咎者非丘罪也命也夫歌予和汝子路彈劒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罷雖陽和布氣鷹化爲鳩至於識者猶憎其眼禮記月令曰仲春之月鷹化爲鳩鄭玄曰鳩鷹也鳩搏穀也夏小正曰鷹則爲鳩鷹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殺之時也善變而之仁故具之蘇子高事平靈鬼志諺徵曰明帝初有謠曰高山崩石自破高山峻也碩碩也後諸公誅峻碩猶據石頭潰散而逃追斬之王庾諸公欲用孔廷尉爲丹陽孔坦字處沖廙之後百姓彫弊孔愧然曰昔肅祖臨崩諸君親升御牀並蒙奮識其奉遺詔孔坦疎賤不在顧命之列既有艱難則以微臣爲先今猶俎上腐肉任人膾截耳於是拂衣而去諸公亦止按王隱晉書蘇峻事平陶侃欲將坦上用爲豫章太守坦辭母老不行臺以爲吳郡吳郡多名族而坦年少乃授吳興內史不聞尹京孔車騎與中丞共行孔愉別傳曰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初辟中宗參軍討華軼有功封餘不亭侯愉少時嘗得一龜放於餘不溪中龜左顧更鑄猶如此印師以聞愉悟取而佩焉累遷尚書左僕射贈車騎將軍中丞孔羣也在御道逢匡術賓從甚盛因往與車騎共語中丞初不視直云鷹化爲鳩衆鳥猶惡其眼術大怒使欲刃之車騎下車抱術曰族弟發狂卿爲我宥之始得全首領梅陾嘗有患於陶公後爲豫章太守有事王丞相遣收之侃曰天子富於春秋萬機自諸侯出王公既得錄陶公何爲不可放乃遣人於江口奪之晉諸公贊曰陾字仲眞汝南西平人少好學隱退而求實進止永嘉流人名曰陾領軍司馬陾弟陶字叔眞鄧粲晉紀曰初有譖侃於王敦者乃以從弟廙代侃爲荊州左遷侃廣州過敦敦陳兵欲害侃敦咨議參軍梅陶諫敦怒及侃將莅廣州過敦敦陳兵欲害侃敦咨議參軍梅陶諫敦乃止厚禮而遣之王隱晉書亦同按二書所敘則有惠於陾是梅陾也陾見陶公拜陶公止之陾曰梅仲眞鄒明日豈可復屈

邪

王丞相作女伎施設牀席蔡公先在坐不說而去王亦不留蔡
徒別傳曰讓字道明濟陽考城人博學有識避地
江左歷左光祿錄尚書事揚州刺史薨贈司空

何次道庾季堅二人並爲元輔晉陽秋曰庾冰字季堅太尉亮
曰吾家晏平仲累遷車騎將軍江州刺史成帝初崩子時嗣君未定何欲立嗣子庾
之弟也少有檢操兄亮常器之

及朝議以外寇方强嗣子沖幼乃立康帝中興書曰帝諱岳字
成帝崩卽位世同成帝母弟也
年二十二康帝登阼會羣臣謂何曰朕今所以承大業爲誰
之議何荅曰陛下龍飛此是庾冰之功非臣之力于時用徵臣
晉陽秋曰初顯宗臨崩庾冰議立長君何充謂宜奉皇子爭之不得充不自安
求處外任及冰出鎮武昌充自京馳還言於帝曰冰不宜出昔年陛下龍飛使留德再隆者冰之勳也臣無與焉帝有
慙色

江僕射年少王丞相呼與共棊王手嘗不如兩道許而欲敵道

戲試以觀之江不卽下王曰君何以不行江曰恐不得兩徐廣
曰江彪字思玄陳留人博學知名兼善弈爲中興之冠累遷尚書左僕射護軍將軍
迺不惡王徐舉首曰此年少非常圍棊見勝范汪棊品曰彪與王恬等棊第一品
導第五品

孔君平疾篤庾司空爲會稽省之冰康相問訊甚至爲之流涕庾
既下牀孔慨然曰大丈夫將終不問安國寧家之術廼作兒女
子相問庾聞已謝之請其話言王隱晉書曰担方有而有雅望

桓大司馬詣劉尹卧不起桓彎彈彈劉枕尤迸碎牀榻間劉作
色而起曰使君如馨地寧可鬬戰求勝中興書曰溫曾爲徐州刺史沛國譙徐州故呼
溫使君譙戰者以溫爲將也桓甚有恨容劉尹眞長已見

後來年少多有道深公者深公謂曰黃吻年少勿爲評論宿士
高逸沙門傳曰晉元明二帝游心玄虛託情道味以賓友
昔嘗與元明二帝王庾二公周旋

禮待法師王公庾公頗心側傍好同臭味也

王中郎年少時 坦之已見江虨爲僕射領選欲擬之爲尚書郎正用第二人何得擬我江聞而止

王者王曰自過江來尚書郎正用第二人耳選曹舉汝按王虨之別傳曰虨之從伯導謂虨之曰選曹舉汝爲尚書郎中何作諸王佐邪此知郎官寒素之品也

王述轉尚書令事行便拜文度曰故應讓杜許藍田云汝謂我堪此不文度曰何爲不堪但克讓自是美事恐不可闕藍田惋然曰既云堪何爲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如我述別傳曰述嘗以語人之處世當先量己而後動義無虛讓辭使當固執其貞正不踰皆此類

孫興公作庾公誄文多託寄之辭綽集載誄文曰咨予與公風流同歸擬量託情視公猶師君子之交相與無私虛中納是吐誠誨非雖賓不敏敬佩弦臬永戢話言曰誦心悲既成示庾道恩庾見第二字拔尚率到值建威將軍吳國內史

恨然送還之曰先君與君自不至於此道恩小字徐廣晉紀曰義字叔和太尉亮

王長史求東陽撫軍不用簡文後疾篤臨終撫軍哀歎曰吾將負仲祖於此命用之長史曰人言會稽王凝眞癡劉簡作桓宣武別駕後爲東曹參軍劉氏譜曰簡字仲約南陽人祖喬豫州刺史父璲類川太守簡仕至大司馬參軍

頗以剛直見疎嘗聽訟簡都無言宣武問劉東曹何以不下意答曰會不能用宣武亦無怪色

劉眞長辭焉仲祖曰聊以充虛何苦辭眞長曰小人貽其餐看案甚盛緣孔子稱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劉尹之意蓋從此言也

王脩齡嘗在東山甚貧乏已見陶胡奴爲烏程令胡奴陶範小字也陶侃別傳曰範字道則侃第十子也侃諸子中最知名歷尚書秘書監侍中最盛以爲第九子送一船米遺之郤不肯取直答語王脩齡若饑自當就謝仁祖索食不須陶胡奴米

阮光祿阮裕已見赴山陵至都不往殷劉許過事便還諸人相與追

之既亦知時流必當逐己乃遷疾而去至方山不相及（仲興書曰頠然無所錯而物自宗之劉尹時爲會稽乃嘆曰我入當泊安石渚下耳）

不敢復近思曠傍伊便能捉杖打人不易

王劉與桓公共至覆舟山看酒酣後劉牽腳加桓公頸桓公甚不堪舉手撥去既還王長史語劉曰伊詎可以形色加人不（溫別傳曰溫有豪邁風氣也）

桓公問桓子野謝安石料萬石必敗何以不諫（子野桓伊小字也續晉陽秋曰伊字叔夏譙國銍人父景護軍將軍伊少有才藝又善聲律加以標悟省率爲王濛劉惔所知累遷豫州刺史贈右將軍）子野答曰故當出於難犯耳桓作色曰萬石撓弱凡才有何嚴顏難犯

羅君章會在人家主人令與坐上客共語答曰相識已多不煩復爾（羅府君別傳曰含字君章桂陽耒陽人蓋楚熊姓之後啓土羅國遂氏族焉後寓湘境故爲桂陽人含臨海太守彥曾孫榮陽太守綏少子也桓宣武辟爲別駕以官解還厲於城西池小洲上立茅茨伐木爲牀織葦爲席布衣蔬食晏若有餘桓公嘗謂眾坐曰此自江左之清秀豈唯荊楚而已累遷散騎常侍廷尉長沙相致仕中散大夫門施行馬含自在官舍有一白雀棲集堂宇及致仕還家階庭忽蘭菊挺生豈非至行之徵邪）

韓康伯病杜杖前庭消搖（韓伯已見）兒諸謝皆富貴轟隱交路歎曰此復何異王莽時（漢書曰王莽宗族凡十侯五大司馬）

王文度爲桓公長史時桓爲兒求王女王許谷盆田（王坦之王述並已見）既還盆田愛念文度雖長大猶抱著鄰上文度因言桓求已女婚盆田大怒排文度下鄰曰惡見文度已復癡畏桓溫面兵那可嫁女與之文度還報云下官家中先得婚處桓公曰吾知矣此尊府君不肯耳後桓女遂嫁文度兒（王氏譜曰坦之子愷娶桓溫第二女字伯子中興書曰愷字茂仁歷吳國內史丹陽尹贈太常）

王子敬數歲時嘗看諸門生樗蒲見有勝負因曰南風不競春秋

傳曰楚伐鄭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
必無功杜預曰歌者吹律以詠八風南風音微故曰不競也門
生輩輕其小兒廼曰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子敬瞋目曰
遠慙荀奉倩近愧劉眞長遂拂衣而去荀劉已見
謝公聞羊綏佳致令來終不肯詣羊氏譜曰綏字仲彥太山
書侍郎後綏爲太學博士因事見謝公卽取以爲主簿
王右軍與謝公詣阮公阮思曠也至門語謝故當共推主人謝曰推
八正自難
太極殿始成徐廣晉紀曰孝武寧康二年尚書令王彪之等啓
改作新宮太元二年二月內外軍六千人始營築至七月而成太極殿高八丈長二十七丈廣十丈
尚書謝萬監視賜爵關內侯犬匠毛安之關中侯王子敬時爲
謝公長史謝送版使王題之王有不平色語信云可擲箸門外
謝後見王曰題之上殿何若昔魏朝韋誕諸人亦自爲也王曰
魏阼所以不長謝以爲名言宋明帝文章志曰太元中新宮成議者欲屈王獻之題榜以爲萬代
寶謝安與王語次因及魏時起陵雲閣忘題榜乃使韋仲將
懸梯上題之比下須髮盡白裁餘氣息還語子弟云宜絕楷
法安欲以此風動其意王解其旨正色曰此奇事韋仲將魏
朝大臣寧可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安知其心迺不
復遍之
王恭欲請江盧奴爲長史往詣江江猶在帳中王坐不敢卽
言良久乃得及江不應盧奴江敳小字也晉安帝紀曰敳字仲
以義正器素知名當世凱濟陽人祖正散騎常侍父彪僕射並
簡退著稱歷黃門侍郎驃騎咨議直喚人取酒自飲一盆又
不與王王旦笑且言那得獨飲江云卿亦復須邪卿使酌與王
王飲酒畢因得自解去未出戶江歎曰人自量固爲難宋書曰英敳卽淵
州江夷之父也夷字茂遠湘州刺史
孝武問王爽卿何如卿兄王荅曰風流秀出臣不如恭忠孝亦
何可以假人中興書曰爽忠孝正直烈宗崩王國寶夜開門入
敢有先入者軌爲遺詔爽爲黃門郎拒之曰大行晏駕太子未立
國寶懼乃止

王夾與司馬太傅飲酒太傅醉呼王爲小子王曰亡祖長史與簡文皇帝爲布衣之交亡姊亡姊伉儷二宮何小子之有（中興書曰王濛女諱穆之爲哀帝皇后王蘊女諱法惠爲孝武皇后）

張玄與王建武先不相識（張玄已見建武王忱也晉安帝紀曰忱初作荆州刺史後爲建武將軍）後遇於范豫章許范令二人共語（范寧已見）張因正坐斂衽王孰視良久不對張大失望便去（王氏譜曰王坦之娶順陽郡范汪女名蓋卽甯妹也生忱）乃讓王曰張玄吳士之秀亦見遇於時而使至於此深不可解王笑曰張祖希若欲相識自應見詣范馳報張便束帶造之遂舉觴對語賓主無愧色

雅量第六

豫章太守顧劭（環濟吳紀曰劭字孝則吳郡人年二十七起家爲豫章太守舉善以教民風化大行）是雍之子劭在郡卒雍盛集僚屬自圍棋（蔡伯喈賞異之以其名與之同故名與之）吳志曰雍累遷尚書令封陽遂鄉侯）拜侯還第家人不知爲人不飲酒賓客言語孫權嘗曰顧侯在坐令人不樂位至丞相

外啓信至而無兒書雖神氣不變而心了其故以爪掐掌血流沾褥賓客既散方歎曰已無延陵之高豈可有喪明之責（禮記曰延陵季子適齊反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掩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子夏哭其子而喪其明則哭之曾子弔之曰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汝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於是豁情散

嵇中散臨刑東市神氣不變索琴彈之奏廣陵散曲終曰袁孝尼嘗請學此散吾靳固不與廣陵散於今絕矣（晉陽秋曰初康與東平呂安親善安嫡兄遜淫安妻徐氏安欲告遜遣妻以谷於康康喻而抑之遜內不自安陰告安撾母表求徙邊安當徙訴自理辭引康

文士傳曰呂安罹事康詣獄以明之鍾會庭論康曰今皇道開明四海風靡邊鄙無詭隨之民街巷無異口之議而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輕時傲世不爲物用無益於今有敗於俗昔太公誅華士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負才亂羣惑眾也今不誅康無以清潔王道於是錄康閉獄臨死而兄弟親族咸與共別康顏色不變問其兄曰向以琴來不邪兄曰以來康取調之爲太平引曲成歎曰太平引於今絕也

太學生三千人上書請以爲師不許文王亦尋悔焉

王隱晉書曰康之下獄太學生數千人請之于時豪俊皆隨康入獄悉解喻之時散遣康竟與安同誅

臯侯太初嘗倚杜作書時大雨霹靂破所倚杜衣服焦然神色無變書亦如故賓客左右皆跌蕩不得住

見顧愷之書贊語林曰太初從魏帝拜陵陪列於松栢下時暴雨霹靂正中所立之樹冠冕焦壞左右覩之皆伏太初顏色不改臧榮緒又以爲諸葛誕也

王戎七歲嘗與諸小兒遊看道邊李樹多子折枝諸兒競走取之唯戎不動人問之答曰樹在道邊而多子此必苦李取之信然

名士傳曰戎由是幼有神童之稱也

魏明帝於宣武場上斬虎爪牙縱百姓觀之王戎七歲亦往看

虎承間攀欄而吼其聲震地觀者無不辟易顗仆戎湛然不動了無恐色

竹林七賢論曰明帝自閣上望見使人問戎姓名而異之

王戎爲侍中南郡太守劉肇遺簡中箋布五端戎雖不受厚報其書

晉陽秋曰司隸校尉劉毅奏南郡太守劉肇以布五十匹雜物遺前豫州刺史王戎請檻車徵付廷尉治罪除名終身戎以書未達不坐竹林七賢論曰戎報肇書議者僉以爲譏世祖患之乃發口詔曰以戎之爲士義豈懷私議者乃息戎亦不謝

裴叔則被收神氣無變舉止自若求紙筆作書書成救者多乃得免後位儀同三司

晉諸公贊曰楷息瓚娶楊駿女駿誅以楯婚黨收付廷尉侍中傅祗證楷素意由此得免名士傳曰楚王之難李肇惡楷名重收將害之楷神色不變晉陽秋曰楷與王戎俱加儀同三

王夷甫嘗屬族人事經時未行遇於一處飲燕因語之曰近屬尊事那得不行族人大怒便舉楪擲其面夷甫都無言盥洗畢

牽王丞相臂與共載去在車中照鏡語丞相曰汝看我眼光廼出牛背上（王夷甫蓋自謂風神英俊不至與人校）

裴遐在周馥所馥設主人（鄧粲晉紀曰馥字祖宣汝南人代劉淮爲鎮東將軍鎮壽陽移檄四方欲奉迎天子元皇使甘卓攻之馥出奔道卒）遐與人圍碁馥司馬行酒遐正戲不時爲飲司馬志因曳遐墜地遐還坐舉止如常顏色不變復戲如故

王夷甫問遐當時何得顏色不異答曰直是闇當故耳（一作闇故當耳一作眞是鬪將故耳）

劉慶孫在太傅府于時人士多爲所構唯庾子嵩縱心事外無迹可間後以其性儉家富說太傅令換千萬冀其有吝於此可乘（晉陽秋曰劉輿字慶孫中山人有豪俠才筭善交結爲范陽王虓所暱虓薨太傅召之太相委仗用爲長史入王故事曰司馬越字元超高密王泰長子少尚布衣之操爲中外所歸累遷司空太傅）太傅於衆坐中問庾庾時頹然已醉幘墮几上以頭就穿取徐答云下官家故可有兩

裴千萬隨公所取於是乃服後有人向庾道此庾曰可謂以小人之慮度君子之心

王夷甫與裴景聲志好不同景聲惡欲取之卒不能回乃故詣王肆言極罵冀王答已欲以分諉王不爲動色徐曰白眼兒遂作（晉諸公贊曰邈字景聲河東聞喜人少有通木從兄顧器賞之每與清言終日達曙自謂理構多如輒每謝之然未能出也歷太傅從事中郎左司馬監東海王軍事少爲文士而經事爲將雖非其才而以宰重稱也）

王夷甫長裴成公四歲不與相知時共集一處皆當時名士謂王曰裴令令望何足計王便卿裴曰自可全君雅志（裴頠已見）

有往來者云庾公有東下意或謂王公可潛稍嚴以備不虞王公曰我與元規雖俱王臣本懷希衣之好若其欲來吾角巾徑還烏衣（丹陽記曰烏衣之起吳時烏衣營處所也江左初立琅邪諸王所居）何所稍嚴（中興書曰於是風塵自消內外綱穆）

王丞相主簿欲檢校帳下公語主簿欲與主簿周旋無爲知人
凡案閒事
祖士少好財阮遙集好屐並恒自經營同是一累而未判其得
失祖約別傳曰約字士少范陽遒人累遷平西將軍豫州刺史鎮壽陽與蘇峻反峻敗約投石勒勒登高望見車騎大驚又使占奪鄉里先人田地地主多恨勒惡之遂誅約晉陽秋曰阮孚字遙集陳留人咸第二子也少有智調而無儁異累遷廣州刺史入有詣祖見料視財物客至屏當未盡餘兩小籠著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見自吹火蠟屐因歎曰未知一生當著幾量屐神色閑暢於是勝負始分孚別傳曰孚風韻疎誕少有門風
許侍中顧司空俱作丞相從事爾時已被遇遊宴集聚略無不同晉百官名曰許璪字思文義興陽羨人許氏譜曰璪祖甓字子良永興長父裴字季顯烏程令璪仕至吏部侍郎嘗夜至丞相許戲二人歡極丞相便命使人己帳眠顧至曉回轉不得快孰許上牀便咍臺大鼻丞相顧諸客曰此中亦難得人顧和字君孝少知名族人顧榮曰此吾家騏驥處也必興吾宗仕至尚書令五子治隗清履之
庾太尉風儀偉長不輕舉止時人皆以爲假亮有大兒數歲雅重之質便自如此人知是天性溫太眞嘗隱幔怛之此兒神色恬然乃徐跪曰君侯何以爲此論者謂不減亮蘇峻時遇害庾氏譜曰會字會宗太尉亮長子年十九咸和六年遇害或云見阿恭知元規非假阿恭會小字也
褚公於章安令遷太尉記室參軍按庾亮啓參佐名哀時宜爲參軍不掌記室也名字已顯而位微人未多識公東出乘估客船送故吏數人投錢唐亭住錢唐縣記曰縣近海爲潮漂沒縣諸豪姓欲錢雇人輦土爲塘因以爲名也爾時吳興沈充爲縣令未詣當送客過浙江客出亭吏驅公移牛屋下潮水至沈令起彷徨問牛屋下是何物人吏云昨有一傖父來寄亭中晉陽秋曰吳人以中州人爲傖有尊貴客權移之令有酒色因遙問傖父欲食遊不

姓何等可共語褚因舉手答曰河南褚季野遠近久承公名令於是大遽不敢移公便於牛屋下脩刺詣公更宰殺爲饌具於公前鞭撻亭吏欲以謝慙公與之酌宴言色無異狀如不覺令送公至界

郗大傅在京口遣門生與王丞相書求女婿丞相語郗信君往東廂任意選之門生歸白郗曰王家諸郎亦皆可嘉聞來覓婿或自矜持唯有一郎在東牀上坦腹臥如不聞郗公云正此好訪之乃是逸少因嫁女與焉王氏譜曰逸少義之小字義之妻太傅郗鑒女名璿字子房

過江初拜官輿飾供饌羊曼拜丹陽尹客來蚤者並得佳設日晏漸罄不復及精隨客早晚不問貴賤曼別傳曰曼字延祖泰山南城人父暨陽平太守曼頗縱宏任飲酒誕節與陳留阮放等號兗州八達累遷丹陽尹爲蘇峻所害

美供雖晚至亦獲盛饌時論以固之豐華不如曼之眞率明帝東宮

僚屬名曰固字道安太山人文字志曰固父坦車騎長史固善草行著名一時避亂渡江累遷黃門侍郎褒其清儉贈大鴻臚

周仲智飲酒醉瞋目還面謂伯仁曰君才不如弟而橫得重名須臾舉蠟燭火撫伯仁伯仁笑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孫子兵法曰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積三曰火輜四曰火軍五曰火隊凡軍必知五火之變故以火攻者明也

顧和始爲揚州從事月旦當朝未入頃停車州門外周侯詣丞相歷和車邊語和覓錢夷然不動周既過反還指顧心曰此中何所有顧搏蝨如故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周侯既入語丞相曰卿州吏中有一令僕才中興書曰和有操量弱冠知名

庾太尉與蘇峻戰敗率左右十餘人乘小船西奔晉陽秋曰蘇峻作逆詔亮都督征討戰于建陽門外王師敗績亮於陳攜二弟奔溫嶠

而倒舉船上咸失色分散亮不動容徐曰此手那可使賊眾

廼安

庾小征西當出未還婦母阮是劉萬安妻劉氏譜曰劉綏妻陳留阮蕃女字幼娥綏別見與女上安陵城樓上俄頃翼歸策良馬盛輿衛阮語女聞庾郎能騎我何由得見婦告翼庾氏譜曰翼娶高平劉綏女字靜女翼便爲於道開鹵簿盤馬始兩轉墜地意色自若

宣武桓溫與簡文太宰武陵王晞共載密令人在輿前後鳴鼓大叫鹵簿中驚擾太宰惶怖求下輿顧看簡文穆然清恬宣武語人曰朝廷間故復有此賢續晉陽秋曰帝性溫深雅有局鎮嘗與王無因鳴角鼓譟部伍並驚馳溫陽駭異晞大震帝舉止自若音顏無變溫每以此稱其德量故論者謂溫服憚也

王劭王薈共詣宣武劭貴簡素研味玄賾大司馬桓溫稱爲鳳雛累遷尚書僕射吳國內史薈字敬文丞相導第五子清別傳曰劭字敬倫丞相導第五子清最小子有清譽夷泰無競仕至鎮軍將軍正值收庾希家中興書曰無子累遷徐兗二州刺史希兄弟貴盛桓溫忌之諷免希官遂奔于暨陽初郭璞筮冰子孫必有大禍唯固三陽可以有後故希求鎮山陽弟友爲東陽希自家暨陽及溫誅希弟柔倩聞希難逃於海陵後還京口聚眾事敗爲溫所誅

首不自安逡巡欲去劭堅坐不動待收信還得不定廼出論者以劭爲優

桓宣武與郗超議袁朝臣條牒既定其夜同宿續晉陽秋曰超謂溫雖武當樂推之運遂深自委結溫亦深相器重故潛謀密計莫不預焉

疏示之郗猶在帳內謝郗無言王直擲還云多宣武收筆欲除郗不覺竊從帳中與宣武言謝含笑曰郗生可謂入幕賓也帳一作帷

謝太傅盤桓東山時與孫興公諸人汎海戲中興書曰安元居義之許成共游處出則漁弋山水會稽典支道林王入則談說屬文未嘗有處世意也風起浪湧孫王諸人色並遽便唱使還太傅神情方王吟嘯不言舟人以公貌閑意說猶去不止既風轉急浪猛諸人皆諠動不坐公徐云如此將無歸眾

人即承響而回於是審其量足以鎮安朝野

桓公伏甲設饌廣延朝士因此欲誅謝安王坦之晉安帝紀曰簡文晏駕遺詔桓溫依諸葛亮王導故事溫大怒以爲黜其權謝安王坦之所建也大起山陵百官拜于道側在位望者戰慄失色或云自此欲殺王謝王甚遽問謝曰當作何計謝神意不變謂文度曰晉昨存亡在此一行相與俱前王之恐狀轉見於色謝之寬容愈表於貌望階趨席方作洛生詠風浩浩洪流桓懼其曠遠乃趣解兵按宋明帝文章志曰安能作洛下書生詠而少有鼻疾語音濁後名流多敎其詠弗能及手掩鼻而吟焉桓溫止新亭大陳兵衛呼安及坦之欲於坐害之王入失措倒執手版汗流霑衣安神姿舉動不異於常舉目偏歷溫左右衛士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有壁間著阿堵輩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於是矜莊之心頓盡命部左右促燕行觴笑語移日

曹案漢書谷吠傳故又廣時營表音炤時音呼時古也左祖日晏之義此時字自是時字之誤列流書又按說文通訓定聲則朱氏竟謂時為時此據殿本漢書

於此始判優劣

支道林還東高逸沙門傳曰遁爲哀帝所迎遊京邑時賢並送从心在故山乃拂衣王都遁就巖穴

於征虜亭丹陽記曰太安中征虜將軍謝安立此亭因以爲名蔡子叔前至坐近林公中興書曰蔡系字子叔濟陽人司徒謨第二子有文理仕至撫軍長史

謝移就其處蔡還見謝在焉因合褥舉謝擲地自復坐謝冠幘傾脫乃徐起振衣就席神意甚平不覺嘽沮坐定謂蔡曰卿商人殆壞我面蔡答曰我本不爲卿面作計其後二人俱不介意

郗嘉賓欽崇釋道安德問安和上傳曰釋道安者常山扶柳人本姓衛年十二作沙門神性聰敏而貌至陋佛圖澄甚重之值石氏亂於陸渾山木食脩學爲慕容驎所逼乃住襄陽以佛法東流經籍錯謬更爲條章標序篇目爲之注解自支道林等皆宗其理無疾卒

云損米愈覺有待之爲煩

謝安南免吏部尚書還東晉百官名曰謝奉字弘道會稽山陰人謝氏譜曰奉祖端散騎常侍父夙丞相主簿奉歷安南將軍廣州刺史吏部尚書

謝太傅赴桓公司馬出西相遇破岡既

屠作措

駭本作

鳳作同

人卽承響而同於是審其量足以鎭安朝野

桓公伏甲設饌廣延朝士因此欲誅謝安王坦之晉安帝紀曰簡文晏駕遺詔桓溫依諸葛亮王導故事溫大怒以爲黜其權謝安王坦之所建也大赴山陵百官拜于道側在位望者戰慄失色或云自此欲殺王謝王甚遽問謝曰當作何計謝神意不變謂文度曰晉阼存亡在此一行相與俱前王之恐狀轉見於色謝之寬容愈表於貌望階趨席方作洛生詠風調浩浩洪流桓懼其曠遠乃趣解兵按宋明帝文章志曰安能作洛下書生詠而少有鼻疾語音濁後名流多教其詠弗能及手掩鼻而吟焉桓溫止新亭大陳兵衛呼安及坦之欲於坐害之王大失胷倒執手版汗流霑衣安神姿舉動不異於常舉目偏歷溫左右衛士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有壁間著阿堵輩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於是矜莊之心頓盡命部左右促燕行觴笑語移日王謝詣謝名於此始判優劣

謝太傅與王文度共詣郗超超得寵桓溫專殺生之威。曰旣未得前王便欲去謝曰不能爲性命忍俄頃

支道林還東高逸沙門傳曰遁爲哀帝所迎遊京邑時賢並送乃拂衣王都遁就巖穴

於征虜亭丹陽記曰太安中征虜將軍謝安立此亭因以爲名

蔡子叔前至坐近林公中興書曰蔡系字子叔濟陽人司徒謨弟二子有文理任至撫軍長史

謝移就其處蔡還見謝在焉因合辭舉謝擲地自復坐謝冠幘傾脫乃徐起振衣就席神意甚平不覺顛沮坐定謂蔡曰卿商人殆壞我面蔡答曰我本不爲卿面作計其後二人俱不介意

郗嘉賓欽崇釋道安德問安和上傳曰釋道安者常山扶柳人本姓衛年十二作沙門神性聰敏而貌至陋佛圖澄甚重之值石氏亂於陸渾山木食脩學爲慕容皝所還乃住襄陽以佛法東流經籍錯謬更爲條章標序篇目等皆宗其理無疾卒

卻米千斛脩書累紙意寄殷勤道安答直云損米愈覺有待之爲煩

謝安南免吏部尚書還東晉百官名曰謝奉字弘道會稽山陰人謝氏譜曰奉祖端散騎常侍父鳳丞相主簿奉歷安南將軍廣州刺史吏部尚書謝太傅赴桓公司馬出西相遇破岡旣

當違別遂停三日共語太傅欲慰其失官安南輒引以它端雖信宿中塗竟不言及此事太傅深恨在心未盡謂同舟曰謝奉故是奇士

戴公從東出謝太傅往看之謝本輕戴見但與論琴書戴既無吝色而談琴書愈妙謝悠然知其量晉安帝紀曰戴逵字安道譙國人少有清操恬和通任爲劉眞長所知性甚快暢泰於娛生好鼓琴善屬文尤樂遊燕多與高門風流者遊談者許其通隱屢辭徵命遂著高尚之稱

謝公與人圍棊俄而謝玄淮上信至看書竟默然無言徐向局客問淮上利害答曰小兒輩大破賊意色舉止不異於常續晉陽秋曰初符堅南寇京師大震謝安無懼色方命駕出墅與兄子玄圍棊夜還乃處分少日皆辦破賊又無喜容其高量如此謝車騎傳曰氐賊符堅傾國大出眾號百萬朝廷遣諸軍距之凡八萬堅停濩數萬計得僞輦及雲母車寶器山積錦罽萬端牛馬驢騾駝十萬頭匹

王子猷子敬俱坐一室上忽發火子猷遽走避不惶取屐晉百官名曰王徽之字子猷中興書曰徽之義之弟五子也卓犖不羈欲爲傲達仕至黃門侍郎子敬神色恬然徐喚左右扶憑而出不異平常續晉陽秋曰獻之雖不二王神宇

苻堅遊魂近境堅別見謝太傅謂子敬曰可將當軸了其此處王徽謝玄並已見王徽謝玄並已見小奴王薈小字也僧彌舉酒勸汝故是鬼興溪中釣碣耳何敢壽張立叔父安曾爲吳興玄少時從之故珉云然謝徐撫掌而笑曰衛軍僧彌殊不肅省乃侵陵上國也

王東亭爲桓宣武主簿既承藉有美譽公甚欲其人地爲一府之望初見謝失儀而神色自若坐上賓客卽相貶笑公曰不然觀其情貌必自不凡吾當試之後因月朝閤下伏公於內走馬

此條甚不易解

有遊字

直出突之左右皆宕而王不動名價於是大重咸云是公輔器也續晉陽秋曰珣初除大司馬掾桓溫至重之常稱王掾必爲黑頭公未易才也

太元末長星見孝武心甚惡之徐廣晉紀曰秦元二十年九月有蓬星如粉絮東南行歷須女至央星按太元末唯有此妖不問長星也且漢文八年有長星出東方文穎注曰長星有光芒或竟天或長十丈或二三丈無常也此星見多爲兵革事此後十六年文帝乃崩蓋知長星非關天子世說虛也夜華林園中飲酒舉

桮屬星云長星勸爾一桮酒自古何時有萬歲天子

殷荆州有所識作賦是東晉慢歲之流文士傳曰皙字廣微陽平元城人漢太子太傅疎廣後也王莽末廣曾孫孟達自東海避難元城改姓去疎之足以爲東氏皆博學多識閭無不對元康中有人白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司空張華以問皙皙曰此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校果然華爲避賦諸文文甚俳諧三十九歲卒元城爲之廢市

殷甚以爲有不語王恭適見新文甚可觀便於手巾函中出之王讀殷笑之不自勝王看竟既不笑亦不言好惡但以如意觸之而已殷悵然自失

羊綏第二子孚少有儁才與謝益壽相好益壽小字也謝混許未食俄而王齊王睹來王睹已見齊王熙小字也中興書曰熙字叔和恭次弟尚鄱陽公主太子洗馬卒既先不相識王向席有不說色欲使羊去羊了不眄唯脚委几上詠囑自若謝與王敘寒溫數語畢還與羊談賞王方悟其奇乃合共語須臾食下二王都不得餐唯屬羊不暇羊不大應對之而盛進食食畢便退遂苦相留羊義不住直云向者不得從命中國尚虛二王是孝伯兩弟

識鑒第七

曹公少時見喬玄玄謂曰天下方亂羣雄虎爭撥而理之非君乎然君實是亂世之英雄治世之姦賊恨吾老矣不見君富貴當以子孫相累續漢書曰玄字公祖梁國睢陽人少治禮及嚴氏春秋累遷尚書令玄嚴明有才略長於知人初魏武帝爲諸生未知名也玄甚異之魏書曰玄見太祖曰吾見士多矣未有若君者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

之者其在君乎按世語曰太祖君未有名可交許子將太祖乃造子將子將納焉孫盛雜語曰太祖嘗問許子將我何如人固問然後子將答曰治世之姦雄亂世之姦雄太祖大笑世說所言謬矣

曹公問裴潛曰卿昔與劉備共在荊州卿以備才如何潛曰使居中國能亂人不能爲治若乘邊守險足爲一方之主魏志曰潛字文行河東人避亂荊州劉表待之賓客禮潛潛私謂王粲司馬芝曰劉牧非霸王之才而欲以西伯自處其敗無日矣遂南渡適長沙

何晏鄧颺夏侯玄竝求傅嘏交而嘏終不許魏略曰鄧颺字玄茂南陽宛人鄧禹之後也少得士名明帝時爲中書郎以與李勝等爲浮華被斥正始中遷侍中尚書爲人好貨臧艾以女妾與颺得顯官京師爲之語曰以官易富鄧玄茂何晏諸人乃因荀粲說合之謂嘏選不得人頗由颺以黨曹爽誅

曰夏侯太初一時之傑士虛心於子而卿意懷不可交合則好成不合則致讎二賢若穆則國之休此蕭相如所以下廉頗也史記曰相如以功大拜上卿位在廉頗右頗怒欲辱之相如每稱疾望見引車避匿其舍人欲去之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吾廷叱之何畏廉將軍哉顧秦彊趙弱秦以吾二人故不敢加兵於趙今兩虎鬬勢不俱生吾以公家急而後私讐也頗聞謝罪

傅曰夏侯太初志大心勞能合虛譽誠所謂利口覆國之人何晏鄧颺有爲而躁博而寡要外好利而內無關籥貴同惡異多言而妬前無親以吾觀之此三賢者皆敗德之人其違之猶恐罹禍況可親之邪後皆如其言傅子曰是時顯于貴或之間鄧颺好交通合徒黨鬻聲名于閭閻叟侯玄以貴臣子少有重名皆求交于嘏嘏結交云遠志然猶勸嘏納也嘏友人荀粲有清識

晉武帝講武于宣武場帝欲偃武修文親自臨幸悉召羣臣山公謂不宜爾因與諸尚書言孫吳用兵本意遂究論舉坐無不咨嗟皆曰山少傅乃天下名言史記曰孫武齊人吳起衛人並善兵法竹林七賢論曰咸寧中吳既平上將爲桃林華山之事息役弭兵示天下以大安于是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時京師猶講武山濤因論孫吳用兵本意濤爲人常簡默蓋以爲國者不可以忘戰故及之名士傳曰濤居魏晉之間無所標明嘗與尚書盧欽

言及用兵本意武帝聞之曰山少傅名言也後諸王驕汰輕遘禍難於是寇盜處處蟻合郡國多以無備不能制服遂漸熾盛皆如公言時人以謂山濤不學孫吳而闇與之理會王夷甫亦歎云公閑與道合（竹林七賢論曰永寧之後諸王搆禍狡虜熾起皆如濤言名士傳曰王夷甫推崇濤畧畧爲與道合其深不可測皆此類也）

王夷甫父文爲平北將軍有公事使行人論不得時夷甫在京師命駕見僕射羊祜尚書山濤夷甫時總角姿才秀異敘致既快事加有理濤甚奇之既退看之不輟乃嘆曰生兒不當如王夷甫邪羊祜曰亂天下者必此子也（晉陽秋曰夷甫父文有簡書將兗宦夷甫年十七見所繼從舅羊祜申陳事狀辭甚俊偉祜不然之夷甫拂衣而起祜以盛名處當世大位然敗俗傷化者必此人也漢晉春秋曰初羊祜以軍法欲斬王戎夷甫又怨祜言其必敗不相貴重天下爲之語曰二王當朝世人莫敢稱羊公之有德）

潘陽仲見王敦小時謂曰君若蜂目已露但豺聲未振耳必能食人亦當爲人所食（晉陽秋曰潘滔字陽仲滎陽人太常尼從子也有文學才識永嘉末爲河南丹遇害漢晉春秋曰王敦轉王越爲揚州潘滔初爲太傅參軍敦爲太子舍人與滔同儉故有此言習鑿齒曰潘陽秋曰敦爲太子舍人與滔同儉故臣蜂目已露豺聲未發今樹之江外肆其豺狼之毒以噬上國故曰豺聲忍人也）

石勒不知書（石勒傳曰勒字世龍上黨武鄉人匈奴之苗裔也雄勇好騎射晉元康中流宕山東與平原杜平人師歡家傭耳恆聞鼓角鞞鐸之音勒私異之初勒鄉里原上地中生石日長類鐵騎之象國中生人參葩葉甚盛于時父老相者皆云此胡體貌奇異有不可知勸已人厚遇之人多哂而不信永嘉初豪傑並起與胡王陽等十八騎詣汲桑爲左前督桑敗其推勒爲主攻下州縣都于襄國後僭正號死謚明皇帝）**國後刻印將授之大驚曰此法當失云何得遂有天下至留侯諫迺曰賴有此耳**（鄧粲晉紀曰勒手不能書目不識字每於軍中令人誦讀聽之皆解其意漢書曰項羽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勸立六國後王令趣刻印張良大諫以爲不可輟食吐哺罵酈生曰豎儒幾敗乃公事趣令銷印）

衛玠年五歲神矜可愛祖太保曰此兒有異顧吾老不見其大耳晉諸公贊曰瓘字伯玉河東安邑人少以明識清允稱傅嘏極貴重之謂之甯武子仕至太保爲楚王瑋所害玠別傳曰玠有虛令之秀清勝之氣在羣伍之中有異人之望祖太保見玠五歲曰此兒神爽聰令與衆大異恐吾年老不及見爾

劉越石云華彥夏識能不足彊果有餘虞預晉書曰華軼字彥夏平原人魏太尉歆曾孫也累遷江州刺史領心以不從元皇命見誅漢晉春秋曰劉琨知軼必敗謂其自取之也

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秋風起因思吳中菰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意爾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駕便歸俄而齊王敗時人皆謂爲見機文士傳曰張翰字季鷹父儼吳大鴻臚翰有清才善屬文造次立成辭義清新太司馬齊王冏辟爲東曹掾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久矣子亦與于採南山蘼蕪飲三江水爾翰以疾歸榮以輒去除吏名性至孝遭母艱哀毀骨立以年衰不營當世以疾終于家

諸葛道明初過江左自名道明名亞王庾之下中興書曰恢避難過江與顧川荀道明陳白蔡道明俱有名譽號曰中興三明時人爲之語曰京都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語林曰永相拜司空諸葛道明在公坐指冠冕曰君當復著此

丞相謂曰明府當爲黑頭公語林曰永相拜司空諸葛道明在公坐指冠冕曰君當復著此

王平子素不知眉子曰志大其量終當死塢壁間晉諸公贊曰王玄字眉子夷甫子也東海王越辟爲掾後行陳留太守犬行威罰爲塢人所害

王大將軍始下楊朗苦諫不從遂爲王致力乘中鳴雲露車逕前曰聽下官鼓音一進而捷王先把其手曰事克當相用爲荊州既而忘之以爲南郡晉百官名曰朗字世彥弘農人傷氏譜曰朗祖嚞與軍校尉文淮冀州刺史王隱晉書曰朗有器識才量善能當世仕至雍州刺史免後兼三公署數十人爲官屬此諸人當時並無名後皆被知遇于時稱其知人

周伯仁母冬至舉酒賜三子曰吾本謂度江託足無所爾家有相爾等並羅列吾前復何憂周嵩起長跪而泣曰不如阿母言

危作厄

伯仁爲人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性狠抗亦不容於世唯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鄧粲晉紀曰阿奴嵩之弟周謨也三周竝已見

王大將軍既亡王應欲投世儒世儒爲江州王含欲投王舒舒爲荆州含語應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而汝欲歸之應曰此乃所以宜往也晉陽秋曰應字安期含子也敦無子養爲嗣以爲武衞將軍用爲副貳伏誅江州當人彊盛時能抗同異此非常人所行及覩衰危必興愍惻王彬別傳曰彬字世儒琅邪人祖覽父正並有名德彬爽氣出儕類有雅正之韻與元帝姨兄弟佐佑皇業累遷侍中從兄敦下石頭害周伯仁彬與顗素善往哭其尸甚慟既而見敦敦怪其有慘容而問之答曰向哭周伯仁情不能已敦曰伯仁自致刑戮汝復何爲者哉彬曰伯仁清鑒之士有何罪因數敦曰抗旌犯上殺戮忠良音辭抗慨與淚俱下敦怒甚丞相在坐代爲之解此來見天子尚不能拜何跪之有敦命彬曰拜彬曰有足疾不害之累還江州刺史左僕射贈儀同三司脚疾何如頸疾以親故不害之累還江州刺史左僕射贈儀將荆州守文豈能作意表行事含不從遂其投舒果沈含父

元作江

行作待

裒作褒

子于江王舒傳曰舒字處明琅邪人祖覽知名父會御史舒器業簡素有文武幹中宗用爲北中郎將荆州刺史尚書僕射出爲會稽太守以父名會累表自陳詔蘇峻有功封彭澤侯贈車騎大將軍彬聞應當來密具船以待之竟不得來深以爲恨含之投舒舒遣軍逆之含父子赴水死晉陽秋曰含字處弘舒之兄子也敦無子養以爲嗣敦死晉陽秋曰應字安期含子也敦無子養以爲嗣敦死晉陽秋曰應字安期含子也敦無子養以爲嗣敦死晉陽秋曰應字安期含

盛作文嘲之成著嘉坐嘉還卽答四坐嗟嘆嘉喜酣暢愈多不亂溫問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明公未得酒中趣爾又問聽伎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也答曰漸近自然轉從事中郎遷長史年五十三而卒

戴安道年十餘歲在瓦官寺畫王長史見之曰此童非徒能畫績晉陽秋曰遠善圖畫寫形丹青也**亦終當致名恨吾老不見其盛時耳**

王仲祖謝仁祖劉眞長俱至丹陽墓所省殷揚州殊有确然之志中興書曰浩棲遲積年累聘不至既反王謝相謂曰淵源不起當如蒼生何

深爲憂嘆劉曰卿諸人眞憂淵源不起邪

小庾臨終自表以子圍客爲代圍客愛之小字也庾氏譜曰爰之有文翼風桓溫徙之字仲眞翼第二子中興書曰于豫章年三十六而卒**朝廷慮其不從命未知所遣乃共議用桓溫劉尹曰使伊去必能克定西楚然恐不可復制**表其子愛之代爲荆州何充曰陶侃別傳曰庾翼薨充曰陶公重勳也臨終高讓丞相未薨敬豫爲四品將軍今不改親則道恩優游散騎未有超卓若此之授乃以徐州刺史桓溫爲安西將軍荆州刺史宋明帝文章志曰翼表其子代任朝廷畏憚之議者欲以授桓溫時簡文輔政然之劉悛曰溫去必能定西楚然恐不能復制願大王自鎮上流悛請爲從軍司馬簡文不許溫後果如悛所筭也

桓公將伐蜀在事諸賢咸以李勢在蜀既久承藉累葉且形據上流三峽未易可克唯劉尹云伊必能克蜀觀其滿博不必得則不爲華陽國志曰李勢字子仁洛陽臨渭人本巴西宕渠賨人也其先李特四晉亂據蜀特子雄稱成都勢祖驤特弟也驤生壽壽慕位自立勢卽壽子也晉安西將軍伐蜀勢歸降遷之揚州自起至亡六世三十七年溫別傳曰初朝廷以蜀處險遠而溫眾寡少縣軍深入甚以憂懼而溫自指成都李勢面縛語林曰劉尹見桓公每簿戲必取勝謂曰卿乃爾好利何不焦頭及伐蜀故有此言

謝公在東山畜妓簡文曰安石必出既與人同樂亦不得不與人同憂宋明帝文章志曰安縱心事外疏略常節每畜女妓攜持遊肆也

郗超與謝玄不善符堅將問晉鼎既已狼噬梁岐又虎視淮陰矣車頻秦書曰符堅字永固武都氐人也先姓蒲祖父洪詐稱讖文改曰符言已當王應符命也堅初生有赤光流其室及誕背赤色隱起若篆文幼有美度石虎司隸徐正名知人堅六歲時嘗戲於路正見而異焉問曰符郎此官街小兒行戲不畏

縛邪堅曰吏縛有罪不縛小兒正謂左右曰此兒有王霸相石氏亂伯父健及父雄西入關健夢天神使者朱衣冠拜肩頭有龍驤將軍肩頭堅小字也健即弁爲龍驤以應神命後健僭帝號死子生立凶暴聲臣殺之而立堅堅立十五年遣長樂公不攻沒襄陽十九年大興師伐晉眾號百萬水陸俱進次于項城自項城至長安連旗千里首尾不絕乃遣告晉曰已爲晉君於長安城中建廣夏之室今故大舉渡江相迎克日入宅也于時朝議遣玄北討人間頗有異同之論唯超曰是必濟事吾昔嘗與共在桓宣武府見使才皆盡雖履展之間亦得其任以此推之容必能立勳元功既舉時人咸歎超之先覺又重其不以愛憎異善中興書曰于時氐賊彊盛朝議求文武良將可鎮靖北方者衛大將軍安曰唯兒子玄可任此事中書郎郗超聞而嘆曰安違眾舉親明也玄必不負其舉韓康伯與謝玄亦無深好玄出征後巷議疑其不振康伯曰此人好名必能戰續晉陽秋曰玄識局貞正有經國之才略玄聞之甚忿常於眾中厲色曰丈夫提千兵入死地以事君親效發不得復云爲名褚期生少時謝公甚知之恆云褚期生若不佳者僕不復相士

期生褚爽小字也續晉陽秋曰爽字茂弘河南人太傅褒之孫秘書監韶之子太傅謝安見其少時嘆曰若期生不佳我不復論士及長果俊邁有風氣好老莊之言當世榮譽弗之屑也唯與殷仲堪善累遷中書郎義興太守女爲恭帝皇后

郗超與傅瑗周旋瑗見其二子並總髮超觀之良久謂瑗曰小者才名皆勝然保卿家終當在兄卽傅亮兄弟也傅氏譜曰瑗字叔玉北地靈州人歷護軍長史安城太守宋書曰亮字長猷瑗長子也位至五兵尚書贈太常卽淵之文章錄曰亮字季友超弟歷尚書令任光祿大夫元嘉三年以罪伏誅

王恭隨父在會稽王大自都來拜墓恭父蘊上恍並已見恭暫往墓下看之二人素善遂十餘日方還父問恭何故多日對曰與阿大語蟬連不得歸因語之曰恐阿大非爾之友終乖愛好果如其言

沈嶼與恭爲王緒所間終成怨隙別見

車胤父作南平郡功曹太守王胡之避司馬無忌之難置郡于鄱陰是時胤十餘歲胡之每出嘗於籬中見而異焉謂胤父曰

此兒當致高名後遊集恒命之居長文爲相宣武所知清通於多士之世官至選曹尚書續晉陽秋曰肩字武子南平人父育爲郡主簿太守王胡之有知人識哉兒謂其父曰此兒當成卿門戶宜資令學問肩就業恭勤博覽風姿美劭機悟敏率相溫臺多聞文善於激賞當時美有盛坐肩必同之皆云無車公不樂太傅謝公遊集之日開筵以待之累遷丹陽尹護軍將軍吏部尚書

王忱死西鎮未定朝貴人人有望時殷仲堪在門下雖居機要資名輕小人情未以方嶽相許晉孝武欲拔親近腹心遂以殷爲荆州事定詔未出王珣問殷曰陝西何故未有處分殷曰已有人王歷問公卿咸云非王自許才地必應在已復問非我邪殷曰亦似非其夜詔出用殷王語所親曰豈有黄門郎而受如此任仲堪此舉迺是國之亡徵晉安帝紀曰孝武深爲晏駕後計擢仲堪代王忱爲荆州仲堪雖有美譽議者未以方嶽相許也既受腹心之任居上流之重議者謂其殆矣終爲桓玄所敗

賞譽第八 上

陳仲舉賞歎曰若周子居者眞治國之器汝南先賢傳曰周乘字子居汝南安城人天資聰明高時獄立非陳仲舉黄叔度之儔則不交也仲舉嘗歎曰周子居者眞治國之器也爲太山太守甚有惠政

諸寶劒則世之干將吳越春秋曰吳王闔閭請干將作劒干將者吳人其妻曰莫邪干將采五山之精六金之英候天地陰陽日神臨視而金鐵之精未流夫妻乃剪髮及爪而投之鑪中金鐵乃濡遂成二劒陽曰干將陰曰莫邪而投之鑪中金陰曰莫邪而作漫理干出其陰以獻闔閭闔閭問其寶重之

世目李元禮謖謖如勁松下風李氏家傳曰膺嶷嵩淵清峻貌

顗如玉山汝南陳仲舉貴重華夏稱曰顗如李府君顗馬南陽朱公叔颺颺如行松栢之下

謝子微見許子將兄弟曰平輿之渕有二龍焉見許子政弱冠之時歎曰若許子政者有韓國之器卫色恵寒則陳仲舉之匹

汝南先賢傳曰子微汝南邵陵人明識人倫雖郭林宗不及甄之鑒也見許子將兄弟弱冠時則曰平輿之渕有二龍子政平輿人體尚高潔雅正寬亮謝子仕爲豫章從事許虔字子政者韓國之器也虔弟劭聲未發時

颺颺作颺颺颺

明作朗

軍作車

時人以謂不如虔虔恒撫髀稱咄自以爲不及也釋褐爲郡功曹黜姦發惡一郡肅然年三十五卒海內先賢傳曰許劭字子將虔弟也山峙淵停行應規表劭陵謝子徽高才達識見劭字子之偉人也初劭拔樊子昭於市肆出虞承賢於客舍召李叔才於無聞擢郭子瑜於小吏廣陵徐孟本來臨汝南聞劭高名召功曹時袁紹以公族爲濮陽長棄官還副軍從騎將入郡界乃歎曰許子將秉持清格豈可以吾輿服見之邪遂單馬而歸辟公府掾敦辟皆不就避地江南卒於豫章

也伐惡退不肖范孟博之風

張璠漢紀曰范滂字孟博汝南伊陽人爲功曹辟公府掾升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百城聞滂高名皆解印綬去爲黨事兒詠

公孫度目邴原所謂雲中白鶴非燕雀之網所能羅也

魏書曰度字叔濟襄平人累遷冀州刺史遼東太守邴原別傳曰原字根矩東管朱虛人少孤數歲時過書舍而泣師問曰童子何泣也原曰凡得學者有親也一則願其不孤二則羨其得學中心感傷故泣耳師惻然曰苟欲學不須資也於是就業長則博覽洽聞金玉其行知世將亂避地遼東公孫度厚禮之中國既寧欲還鄉里爲度所禁絕原密自治嚴謂部落曰移比近郡以觀其意皆曰樂移原舊有捕魚大船請村落皆令熟辟因夜去之數日度乃覺使追之度曰邴君所謂雲中白鶴非鷄鶩之網所能羅也魏王辟祭酒累遷五官中郎長史

間作明

一曰云、形為劉昭氏本注

鍾士季自王安豐阮了了解人意

王隱晉書曰戎簡通識有鑒裁少清閒曉悟謂裴公之談經曰不竭裴顏已見

吏部郎闕文帝問其人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於是用裴戎於晉文王。文王辟以爲掾

不聞爲吏部郎

王濟沖裴叔則二人總角詣鍾士季須臾去後客問鍾曰向二童何如鍾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後二十年此二賢當爲吏部尚書冀爾時天下無滯才

晉陽秋曰戎爲兒童鍾會異之

諺曰後來領袖有裴秀

虞預晉書曰秀字季彥河東聞喜人父徽有聲名秀年十餘歲有俊才識量潛魏太常秀有風操八歲能著文校父後進領袖有賓客詣徽出則過秀時人爲之語曰黃門侍郎晉受禪封鉅鹿公後累遷左光祿訓空四十八薨謚元公配食宗廟

裴令公目夏侯太初謂玄不修飾而人自敬

禮記曰周旋中規折旋中矩坐如尸立如齊此之謂也魯哀公曰宗廟社稷之中未施敬而民自敬

一曰如入宗廟瑚璉但見禮樂器見

鍾士季如觀武庫但觀矛戟見傅蘭碩江虨廢所不有見山巨源如登山臨下幽然深遠 亥會嘏濤並已見上

羊公還洛郭奕爲野王令 晉諸公贊曰奕字泰業太原陽曲人累世冑族亦有才望歷雍州刺史尚書

羊至界還人要之郭便自往既見嘆曰羊叔子何必減郭太業復往羊許小悉還又歎曰羊叔子去人遠矣羊既去郭送之彌日一舉數百里遂以出境免官復嘆曰羊叔子何必減顏子

王戎目山巨源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寶莫知名其器 顧愷之畫贊曰濤無所標明淵深淵默人莫見其際而其器亦大道故見者莫能稱謂而服其偉量

羊長和父繇與太傅祜同堂相善往至車騎掾蚤卒長和兄弟五人幼孤 羊氏譜曰繇字堪甫太山人祖續漢太尉不拜父秘京兆太守繇歷車騎掾聚樂國禎女生五子秉治式亮悅也祜來哭兄長和哀容舉止宛若成人廼嘆曰從兄不亡矣

山公舉阮咸爲吏部郎目曰清眞寡欲萬物不能移也 名士傳曰咸字仲容陳留人籍兄子也任達不拘當世皆怪其所爲及與之處少嗜欲哀樂至到過絕於人然後皆忘其向議爲散騎侍郎山濤舉爲吏部武帝不用太原郭奕見之心醉不覺嘆服解音好酒以卒山濤啓事曰吏部郎史曜出處缺當選濤薦咸曰眞素寡欲深識清濁萬物不能移也若在官人之職舡妙絕於時詔用陸亮晉陽秋曰咸行已多違禮度濤舉以爲吏部郎世祖不許竹林七賢論曰山濤之舉阮咸固知上不能用蓋惜曠世之儁莫識其意故耳夫以咸之所犯方外之意稱其清眞寡欲則迹外之意自見耳

王戎目阮文業清倫有鑒識漢元以來未有此人 杜篤新書曰陳留尉氏人父諶侍中武陽達博通淵雅之士陳留志曰武冢河清太守族子籍年總角未知名武見而偉之以爲勝己知人多此類著書十八篇譜之阮氏終于家郭泰友人宋子俊稱泰自漢元以來未有林宗之匹

武元夏目裴王曰戎尚約楷清通 虞預晉書曰武陔字元夏沛國竹邑人父周魏光祿大夫陔及二弟歆並有器望鄉人諸父未能覺其多少時同郡劉公榮名知人嘗造周周見其三子公榮曰君三子皆國士元夏器量最優有公叔夏季夏不減常伯納言也陔至左僕射

庾子嵩目和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磊砢有節目施之大廈有棟

梁之用晉諸公贊曰嶠常慕其舅夏侯玄爲人故於朝士中峨然不羣時類憚其風節

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外物名士傳曰夷甫天形奇特明秀若神八王故事曰石勒見夷甫謂長史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如此人當可活不萇曰彼晉三公不爲我用勒曰雖然要不可加以鋒刃也夜使推牆殺之

王汝南既除所生服遂停臺所兄子濟每來拜墓略不過叔叔亦不候濟脫時過止寒溫而已後聊試問近事答對甚有音辭出濟意外濟極惋愕仍與語轉造精微濟先略無子姪之敬既聞其言不覺憑然心形俱肅遂留共語彌日累夜濟雖儁爽自視缺然乃喟然嘆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去叔送至門濟從騎有一馬絕難乘少能騎者濟聊問叔好騎乘不曰亦好爾濟又使騎難乘馬叔姿形既妙回策如縈名騎無以過之濟益嘆其難測非復一事

鄧粲晉紀曰王湛字處沖太原人隱德人莫之知雖兄弟宗族亦以爲癡唯父

昶異焉昶喪居墓次兄子濟往省湛見牀頭有周易謂湛曰叔父用此何爲頗暫看不湛笑曰體中佳時脫復看耳今日當與汝言因共談易剖析入微妙言奇趣濟所未聞嘆不能測濟性好馬而所乘馬駿駛意甚愛之湛曰此雖小駛然力薄不堪苦近見督郵馬當勝此但養不至耳濟取督郵馬穀食十數日與濟試之湛未嘗乘馬卒然便馳騁步驟不異於濟而馬不相勝湛曰今直行車路何以別馬耳於是就蟻封盤馬果倒跼其僞識天才乃爾

既還渾問濟何以暫行累日濟曰始得一叔渾問其故濟具歎述如此渾曰何如我濟曰濟以上人武帝每見濟輒以湛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常無以答既而得叔後武帝又問如前濟曰臣叔不癡稱其實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晉陽秋曰濟有人倫鑒識其雅俗是非少所優潤見湛嘆服其德宇時人謂湛上方山濤不足下比魏舒有餘湛聞之曰欲以我處季孟之間乎王隱晉書曰魏舒字宣輿外氏甯家所養甯氏起宅相者曰當出貴甥外祖母意以盛氏甥小而惠謂應相也舒曰當爲外氏成此宅相少名遲鈍叔父衡使守水碓每言舒堪八百戶長我願畢矣舒不以介意身長八尺二寸不脩常人近事少工射著韋衣入山澤每獲大獲爲後將軍鍾毓長史毓與參佐射戲舒常爲坐畫籌後僚朋人少以舒充數於是發無不中加博措閑雅

始盡其妙毓嘆謝之曰吾之不足盡卿如此射完轉相國參軍
晉王每朝罷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累遷侍中司徒

於是顯名年二十八始宦

裴僕射時人謂爲言談之林藪 惠帝起居注曰頠理甚淵博瞻於論難

張華見褚陶語陸平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彥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生陸曰公未覩不鳴不躍者耳

褚氏家傳曰陶字季雅吳郡錢塘人褚先生後也陶聰惠絕倫年十三作鴟鳥水硾二賦宛陵嚴仲弼見而奇之曰褚先生復出矣弱不好弄清淡閑默以墳典自娛語所親曰聖賢備在黃卷中舍此何求州郡辟不就吳歸命世祖補臺郎建中校尉司空張華與陶書曰二陸龍躍於江漢彥先鳳鳴於朝陽自此以來常恐南金已盡而復得之於吾子故知延州之德不孤淵岱之寶不匱仕至中尉

有問秀才吳舊姓何如答曰吳府君聖王之老成明時之儒父朱永長理物之至德清選之高望嚴仲弼九皐之鳴鶴空谷之白駒顧彥先八音之琴瑟五色之龍章張威伯歲寒之茂松幽

夜之逸光陸士衡士龍鴻鵠之徘徊懸鼓之待槌 秀才蔡洪也集載洪與刺史周浚書曰一日侍坐言及吳士詢于勞蓺遂見下問造次承顏載辭不舉敕令條列名狀退輒思之今稱疏所知吳展宇士季下邳人忠足矯非清足厲俗信可結神才堪榦世仕吳爲廣州刺史吳郡太守吳平還下邳閉門自守不交賓客誠聖王之老成明時之儒父也嚴隱字仲弼吳郡人稟氣清純思度淵偉吳朝舉賢良宛陵令吳平去職尤皋之鳴鶴空谷之白駒也張暢字威伯吳郡人稟性堅明志行清朗居磨湟之中無淄磷之損歲寒之松栢幽夜之逸光也陸雲別傳曰雲字士龍吳大司馬抗之第五子機同母之弟也儒雅有俊才容貌環偉口敏能談博聞强記善著述六歲便能賦詩時人以爲項託揚烏之疇也年十八刺史周浚命爲主簿浚常嘆曰陸士龍當今之顏淵也累遷太子舍人清河內史爲成都王所害**凡此諸君以洪筆爲鉏耒以紙札爲良田以立默爲稼穡以義理爲豐年以談論爲席薦張義讓爲帷幙行仁義爲室宇脩道德爲廣宅** 按蔡所論士十六人無陸機兄弟又無凡此諸君以下疑益之

人問王夷甫山巨源義理如何是誰輩王曰此人初不肯以談自居然不讀老莊時聞其詠往往與其旨合顧愷之畫贊曰濤有而不恃皆此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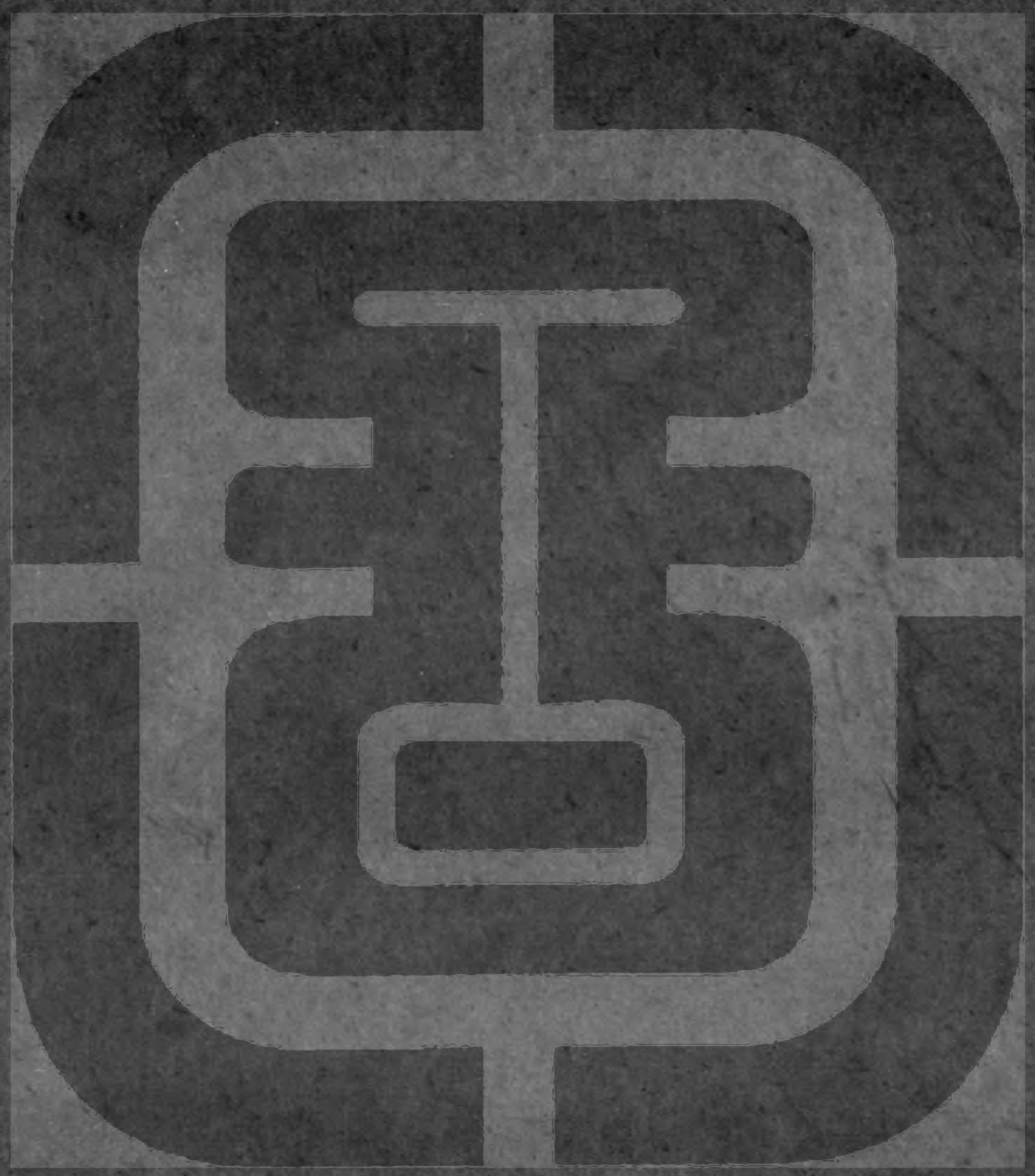
洛中雅雅有三峕劉粹字純峕宏字終峕漠字沖峕是親兄弟王安豐甥並是王安豐女壻宏眞長祖也晉諸公贊曰粹沛國人歷侍中南中郎將宏歷秘書監光祿大夫晉後略曰漠少以清識爲名與王夷甫友善並好以人倫爲意故世人許以才智之名自相國右長史出爲襄州刺史以貴簡稱按劉氏譜劉邠妻武周女生粹宏漠非王氏甥洛中錚錚馮惠卿名摞是播子晉後略曰播字友聲長樂人位至大宗正生摞八王故事曰摞少以才悟識當世之宜登歷清職仕至侍中爲長沙王所害摞與邢喬俱司徒李胤外孫及胤子順並知名時稱馮才清李才明純粹邢晉諸公贊曰喬字曾伯河間人有才學仕至司隸校尉順字曼長仕至太僕卿衛伯玉爲尚書令見樂廣與中朝名士談議奇之曰自昔諸人沒已來恐微言將絕今乃復聞斯言於君矣命子弟造之曰此人之水鏡也見之若披雲霧覩青天晉陽秋曰尚書令衛瓘見廣曰昔何平叔諸人沒常謂清言盡矣今復聞之於君王隱晉書曰衛瓘有名理及與何晏鄧颺等數共談講見廣奇之曰每見此人則瑩然猶廓雲霧而覩青天

王太尉曰見裴令公精明朗然籠蓋人士非凡識也若死而可作當與之同歸或云王戎語禮記曰趙文子與叔譽觀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鄭玄曰作起也

王夷甫自嘆我與樂令談未嘗不覺我言爲煩晉陽秋曰樂廣心其所不知默如也太尉王夷甫光祿大夫裴叔則能清言常曰與樂令言覺其簡至吾等皆煩善以約言厭人

郭子玄有儁才能言老莊庾敳嘗稱之每曰郭子玄何必減庾子嵩名士傳曰郭象字子玄自黃門郎爲太傅主簿任事用勢傾動一府敦謂象曰卿自是當世大才我疇昔之意都已盡矣其伏理推心皆此類也

王平子目太尉阿兄形似道而神鋒太儁太尉答曰誠不如卿

落落穆穆王隱晉書曰澄通朗好人倫情無所繫

太傅府有三才鑒慶孫長才晉陽秋曰太傅將召劉輿或曰輿猶膩也近將汙人太傅疑而禦之輿乃密視天下兵簿諸屯戍及倉庫處所人穀多少牛馬器械水陸地形皆默識之是時軍國多事每會議事自潘酒以下皆不知所對輿便屈指籌計所發兵仗處所糧廩運轉事無疑滯於是太傅遂委仗之潘陽仲大才裴景聲清才八王故事曰劉輿才長綜覈潘滔以博學爲名裴邈疆立方正皆爲東海王所暱俱顯一府故時人稱曰輿長才滔大才邈清才也